

編主森盧

期二第 卷二第

小說特輯

行發社壇文會分江曲會協敵抗界藝文國全華中
購出日五十月一十年二十三國民華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慶國慶人

梁紫邱木刻詩

今天 每一面國旗高高昂
是望到那勝利的光明

從四面八方升到中國的上空
今晚 每一個燈都點紅着

是忘記了一九一八以來的傷痛
是重慶上空的光榮

歡笑聲

亞東
買賣

在國——中華民國
在人——蔣主席就職

全世界對中國的慶祝
紛紛祝賀「中國之命運」
能够 脫羅底的劫數
前有 總理的高見
還有 總裁的英明

鼓紅了千掌的我們
從今而後

更要繼承領導革命的精誠

發皇力行哲學的信心

讓有血腥的土地裏

手腳上有鎔鈎圓影

重新在新中國做主人



文壇 第二期 目錄

慶國慶人

(雙十獻詞)

梁紫邱木刻
烏金插詩

文壇

第二卷第二期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血海深仇

裁撤

沉澱

傷票的故事

生活

靈感詩人

世年以後

寒

魯特(二一)
盧森(二五)
莫武(二五)
碧原(三五)
杜其蘇(四五)
鄭雙甲(四〇)
黃郭人(三三)
孟若(四一)

江(三一)

寒

魯特(二一)

盧森(二五)

莫武(二五)

碧原(三五)

杜其蘇(四五)

鄭雙甲(四〇)

黃郭人(三三)

孟若(四一)

主編：盧
發行人：陶林

編輯：李保洲
鍾蓮英
陳盈祖
著者

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曲江分會
曲江風度中道后街

總經售：八一二圖書公司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印刷者：中國民印刷所
商江河西大中工廠

南京圖書館藏

本刊文字不准轉載

廣告
封底內外每方附二十元
正文前後每方附十五元
(套色加價)

本刊除特約文壇名家經常撰稿外，並定期
四個特輯，廣征與抗戰有關的力作：

第一卷第一期：詩特輯(已出)
第一卷第二期：小說特輯(已出)

第二卷第三期：文藝理論、書評特輯(即出)

論文藝術論的教育建設

陶林英(四三)

選

詩

墓前
兩個士兵的故事
鉄嶺晨歌及其他
書

短笛

野芭(三四)

如芥(五〇)

呂亮耕(一四)

叔孫如望(三一)

蔣捷(四七)

幸芷(四七)

羅馬之夜

美拜輪作

董王譯(四二)

論文藝術論的教育建設

血泊深仇

寒江

他一定是神。」顏頭老二常常這樣想。「人家說：虎生的兒，真是
牛醫沒錯。」老英雄雖老子，他不是有一個每天踏着一匹大花馬的兒子。
常常馳騁在鋪坡崗上，踏過溪洞，跳過離笆，飛一般的奔到狗墩來。他是白芒村最英勇的青年了！大郎哪！不是嗎！在這鋪狗墩上和風吹裏的趙家撕打過多少次數，每次總要捉住人頭回見老英雄。

「嘿！丁家門莊，老英雄生下小英雄，那丁大郎！」

他想着，想着，不由得眼對着鋪狗墩，這血肉橫飛的戰場，默然地悲壯一番。然後移步到西邊的棺眼睛下，從窗口望出去，海邊

前面的石壁上，有一座古老的磚樓，磚牆中生長着許多的小樹，綠苔蘚的使磚牆裝飾得更加古靜神；南向的樓墻殘缺了一角，這是不久以前從海外飛來的炮彈轟壞的。這磚牆是殘廢了的老人，靜靜的躺在海邊，守望着不時出沒的海盜。顏頭老二現在算是磚牆的主人了。自從海盜毀滅了沿海的風吹寨以後，白芒村的更夫顏頭老二便被村人派往這磚牆中守望。他來這裡的時日雖然不算甚久，總也有一百多天了。每天起床的時候，他習慣的摸摸躺在身邊的大槳船，然後倚着它走到東邊的城牆下，張望那十里外在白茫茫烟霧中的白芒村，那鋪玻璃下稀稀落落的屋宇，那廢墟後青青蒼蒼的山頭。似乎連池沼、水渠、村道、牛羊、打谷場……都看得清清楚楚，特別在他心眼中看得很分明的是村頭的三山國王廟。他在這廟裡不知渡過多少的歲月，廟裡的一切，甚至廟內的蛛網，案上的香塵都記得詳細細。尤其在廟西斜刺裡的那片大瓦，天瓦的主人是白芒村的老英雄丁東。高高的個子，細白的臉龐，大邊帽搭下兩頰閃着星光的說眼，赤紅的雙頰常常繙着慈祥的皺痕。是的，丁老英雄的確是丁東不少的恩施，尤其是那一年，老英雄曾赦免了他和大娘的風流罪，不然顏頭的頭也得剝平了。他想起了老英雄的恩惠，也就聯想到老英雄的驕傲的勇氣：

「他是人間的活神，不然他怎點萬千道沿海三千里強盜呢！」

趙方甫，是一位最和藹的老漁人。他生下一對好兒女，兒子趙森，女兒趙姑，是多麼嬌健又聰明的孩子啊！真是一天作孽，與白芒村結下了不好的世仇，去年，去年初春的時候，在鋪狗墩上和白芒村人撕殺，趙森連昏眼的時間也來不及，就被丁大郎割下了頭顱，他死得太可憐了。當丁大郎提着人頭歸見了老英雄的時候，老英雄也深深的感嘆了：「趙森嗎？唉！想不到這好孩子也死在我們的刀下，孩子，你吩咐老二送回趙森的頭，別讓他身首兩地，雖然他是我們的勁敵，可是，畢竟是好人，趙森是能幹的伙子，他死了我也心疼。……是呀！還有趙家的蘇姑娘呢！她是浪裡鯤

「……」顏頭老二默默地回憶着丁老英雄的話，不由得想起趁海盜的機會，心裏卻掠着一層淡淡的恐怖。他慄惶着浮沉在波裡的蛟龍，暗淡的眼光搜索着前浪後浪，在浪花的跳躍處，他好似看見遠方那從海底爬出來。「嘿！老漁父！誰想到去年兒子才死

在冤家刀下，今年老伙又死在鬼子的手中，好！你生自海裡，長在

海上，終究還是回到海底。祇是可憐的這下無告的鐵姑娘，那美麗的鐵羅蠻女。不是嗎？英雄自有英雄眼，丁老英雄雖然是超姓的冤家，可是他却很瞧不起她。近來常常打聽着浪裡蛟女的下落。聽說初

春敵人襲滅了風吹寨以後，鐵姑便逃亡到海的彼岸去了。她一定

能夠好好地活着的，一定的。因為她有男人般健壯的身體，有超人

的智慧，有驚人的技術。尤其在海上運用的那常靠倚在身邊的魚叉

和掛在腰間的匕首。是去年秋天的時分，她在海裡跟三條虎鯨搏

鬥了足足三個小時，終於她把三條刺死的虎鯨拖上沙灘來。鐵姑

一聲輕輕的女孩子，不，是這海邊的女神，是海邊萬人崇拜的美

麗的女神！現在呢？唉！天作孽！鬼子焚燒風吹寨，殺了她的爺，

把她追進了海裡……」顏頭老二瞧着茫茫的夜空，一隻海鷗低低

的掠過海面，掠向碼頭的東角去。可是海鷗的翅膀並沒有撞碎他的

長的幻影。他的腦際裡仍然在揮舞着散開波在肩上，小劍插在腰間，

霜光閃閃的急叉，秀角常常着駛人的微笑。眼睛烏溜溜的反射出嬌嫩的

態度，總之，她具有着男性較強的個性，準備着因女般善感的

柔情。總之，她是美麗的，快活的，總之，她是這海邊的女神……

「唉！鬼子！嘿！」可憐的鐵姑！」夜幕中顏頭老二無

限感慨的嘆息着。「老天有眼，鐵姑她應該好好地活在人間，留下

她的種子。」

四下裡靜悄悄的，一陣悶熱的夏風吹來，老二的烏眼皮感到沉重的如意。他無聊賴的走到床邊，輕輕的放下火藥槍，打個呵欠，伸個懶腰，倒頭便睡着了。

夏日的海濱是最美的，一切都好像被倦的睜不出眼，慵懶的

暮暮在沉沉的夢鄉；連野狗也懶得出來在山坡山坳裡了。海，那波浪，那盪也怕聽這聲調零落的孤涼聲。寂寥中只有海螺的沙子在冒着，海螺也怕聽這聲調零落的孤涼聲。寂寥中只有海螺的沙子在冒

火，在掙扎。一直到那潮在它身上的時候。

海船上對立着海鷗三三兩兩。

二

傍晚，古樸樸的陰夢慢慢歸還，在海濱的石堆下剝成一團長長的黑道；夏陽是在風吹寨背的山巒上作最後懸吊的時候，海面上浮着點點飛着白帆的漁舟。南天的邊際輝映着黃金色的彩霞朵朵，朵朵彩霞飛進屠戶。初升的海潮在夕照中閃爍着大塊小塊的金光。點點渔船浮沉在金波中更使人眼花繚亂。極目處，那島嶼已經隱蔽在濛濛的烟靄中了。這時馳東邊的鋪蓋草山腰間一團燭光，像野鹿般的掠過山腰的松林裡去。剎那間，當一團黑風從松林裡衝出來的時候，你可以看清楚一匹快馬，馬背的騎者頭項後飛揚着一塊黑巾，你要是想注視着者是誰時，那匹馬已經背着你要認識的人飛上陡坡的掠過海面，掠向碼頭的東角去。可是海鷗的翅膀並沒有撞碎他的

長的幻影。

他的腦際裡仍然在揮舞着散開波在肩上，小劍插在腰間，霜光閃閃的急叉，秀角常常着駛人的微笑。眼睛烏溜溜的反射出嬌嫩的態度，總之，她具有着男性較強的個性，準備着因女般善感的柔情。總之，她是美麗的，快活的，總之，她是這海邊的女神……

「呵呵！」顏頭老二從床上驚醒來，惺忪的睡眼被窗外海光

反射得昏花綠鬼，金蛇飛舞，睜着眼皮，熟諳的聲音，使他驚起，他驚起來者是誰人。

「呵呵！是丁大郎嗎？幾人不見了！」

「夢得帶！」夢裡的大娘必定更經歲了！」大郎步上碼頭

一邊聽着頭賣俏的取笑着。

「大郎！」別再挖氣啦，這些日子還說的大娘小娘媽！天氣怪悶人的，長長的日曬，獨個兒沒處事，外面陽光又猛，還不如靜靜的躺一會，撓撓老骨頭。……呵！大郎！就在床沿坐坐吧！別嫌僻，對着殘洞口，海風吹進來倒也涼快，坐坐哪！」額頭老二乾瘦的双手忙拖着床板，唾沫跳躍在短鬚髮上，大郎站在樓梯口又着手對着老二抿着嘴微笑。

「是呀！真是越老越糊塗了，我還沒問丁大爺的好呢！好些日子不見丁大爺了，他老人家納福呵！」

「好是好的，就是近來好像有什麼心事的樣子，老是悶悶地在廳上踱方步……」

「那裡來的心事？不會的，老英雄快槍快刀快心手，天上的月亮他都能摘下來，天下有啥事他辦不到？還說什麼心事煩？」不待大郎說完，老二便這樣的添上了。

「不！老人家幾次把我喚到跟前，只瞪我一眼，又叫我離開去。

「他是有什麼說不出的話，梗在喉嚨裡，有時還背着人家暗地裡嘆氣，不知他想起什麼來？」大郎剛才的愉快的微笑被在談話中漸次的消失了。老二驚奇的眼光死盯在大郎厚厚的嘴唇上。靜默了片刻。

「也許老英雄想心鬼子再來吧！」

「想心鬼子再來，哼！我也這樣想。剛剛老人家才吩咐我來還見面賠一禮，他還告訴吊羅眼，說這幾天風整不很好，大家也轉成戒心。」

「哈哈！對了！」額頭老二猜中了老英雄的謊，他自以為聰明，這是難得有的光榮的獲勝。于是興高彩烈起來。「對了！大郎，老英雄一定認到什麼風聲，想讓鬼子再來放火。哈！英雄畢竟英雄，志大心高，其實有你父子在，鬼子聞風也要縮縮頭，難道他敢飛進白芒村來？你瞧，前次鬼子真管欺侮風吹草，連銅鼓鑼也不敢督一鞭便逃了。」額頭走到西邊的槍洞口，指着洞外說：「瞧！大郎！風吹塞沒有被風吹去，却給鬼子燒光了！」

「我知道，風吹塞是燒光了，燒……光……了！可是……燒……光……了！」大郎的眼睛不再看老二顫動着的手，而是透過殘洞口凝視着金鱗閃耀的海面，聲音也漸漸的柔軟無力，最後重復「燒光了」時，聲音幾微弱得怕是在輕邊悄悄自語，相距不多丈的老二也許就沒有聽見他說的是什麼。

「不是嗎！鬼子敢欺侮風吹塞，他絕不敢把白芒村看上一眼的。」老二得意的說着：「要是鬼子來了，管教他盡死在這海灘上。你說是嗎！老英雄的神槍絕不讓她跨過獵狗坡半步。」儘管老二說得多麼有勁，儘管涙珠像下雨般的噴在樓板上，大郎還是凝視着激動的海浪和起伏的漁舟。

「呵！大郎！你聽見嗎？那塊瓦礫場，那扇牛塌了的矮垣，那黑黝黝的爐灶，那……你記得嗎？不就是趙方甫的家！」

「趙方甫的家！」好似石子錐在大郎的腦袋，使他猛然轉向西望。

「沒錯！那正是趙方甫家。提起趙方甫說也可憐，想不到鬚髮斑白了的老人，死得那麼慘。鬼子說在生食得魚多，把他殺碎殺魚；就在那岸邊，砍碎了拋進海裡去。趙方甫的確死得悲慘了。更傷天極的是當他未死前，眼見着他的妻媳婦被鬼子輪姦後，赤裸裸的殺死在身旁呢！嘿！你說鬼子作孽不作孽。那時候幸得歐姑娘擊倒兩個鬼子，一躍躍進海裡去。……」

「鐵站？浪裡藏麥？」

「是的！就是那長得多麼玲瓏漂穎的，丁大爺說她是浪裡藏的歐姑娘。好了！一家子全給鬼風吹光了！」老二在忿激中感傷起來。

「老二！這些日子你可曾聽見鐵站的消息？到底她是否還活在海上呢？」丁大郎貪婪的眼光像老鷹看準寶毛小鷄似的盯住老二，藏在鬚髮裡的唇口唇，大，在他的頭燃燒着，他熱烈的期待着老入神秘的船艙裡會發出神秘的，真實的，而能滿足他的聲音來。

「鐵站的消息嗎？你真問得巧，我剛想告訴你……」

「怎麼的消息？」丁大郎急不及待的說上。

「急啥的？事情是這樣的，昨天傍晚的時候，有只漁艇靠近這海岸航行，我喚他來問了個餓姑的消息，那漁人姓什麼我倒忘了。」

黑！那傢伙真俏皮透，他不答我，祇是笑一笑，双手把艇兒掉到海心去，他唱着什麼：

「風吹塞啊一片光，

「珍島上有位好姑娘，

「不再是你的本地的仙女，

「是我海國的女王。」

……

漸漸搖漸遠了，其餘的沒聽到，千風萬確的我聽清了這麼幾句

·晚上我還學着唱個整夜呢！你說，什麼海國女王，還不是浪裡蝴蝶嗎！他媽的，那傢伙不好好說，偏偏要打情賣俏的吭嗓子。難道我老二活了四十多年連這都猜不中。而且，呸！還說瞞着你的我的來，真是媽狗屁。大郎！你明知道不是真的活着，你也發瘋了·我早就這樣說過的：鍛姑是有出息的孩子，一定的，一定記好好好的活着。她在海水裡就是一隻游魚，正好像你馳騁在山上就是一隻老鷹一樣，是嗎！大郎！鍛姑的確太可愛了，誰個不疼她，怪不得那刻子也要說你疼我的；說什麼海國女王。」老二一起勁的敘述這一

段珍奇而又感不足的消息，短髮頭顫動着，淚珠不斷的飛躍着。說到後面他想說謊底和光日的判斷沒有錯誤時，他得意的幾乎把眼睛

腫成一條線。這又是他一次难得的勝利。

「沒錯！鍛姑太可愛了，她美麗，她高潔，她健壯，她勇敢。」

但是，她命苦，她也太可憐了，而且她是……」大郎說到這裡聲音由激越而暗淡，由興奮而悲愴，終于他把白皙的牙齒咬住下嘴唇，封鎖了他沒有說完的話，而未竟的話好似是一條虫，從喉嚨溜回心口拼命的爬着，響着，大郎的内心激烈的跳動，這是他的第二次

十六年來第一次感受到的痛楚。

「你是說她是做了海國的女王嗎？不！不！一個人總不能丟下自己的老家，有一天，她又會回到風吹塞上來，重新蓋房子，重新耕種，重新建築風吹塞。你要知道，人總愛戀家園的，就說我吧！」

「二十幾十年，在夜夢中我還常常回到我的老巢去。」老二又得意的

下一個斷語。

「不！」大郎突然把頭沉重的擰，在胸前，別了這一切的辭句，否認，好像一隻粗野的拳頭撞在老二的胸口，還使他驚悚着個樣，好久，他不知怎樣說下去，也不知應該怎樣說才是。

暫時，這湖裡充滿了寂寞而沉重的氣息，空氣似乎變做膠質的溶液；人，浸在溶液裡，頭上，心上，身上，都粘上不舒快的膠液。太陽又躲到風吹塞去了，西天投射出粗獷的光芒萬道。老二顫抖着腳趾，驚異的眼睛寄一般想琴進大郎的心臟。海風括過來，磯壁裡充溢着戲劇的恬靜與質感。

「哩！風吹塞！那廢墟，那瓦礫場，那焦土，還會生長出靈芝仙草來麼？」那鬼子，那趙方甫，趙蓀，那冤家！還有那漢裡……」大郎驟然閉上双唇，聲音是羸弱得不敢提起鍛姑的名字，他緊緊的握住拳頭，一手輕輕的撫摸着，雙眼激動得噴火。

暮色蒼茫中，老二伴着大郎來到巒巒前，一只孤單的野鶴忽忽的從遠處飛來，大郎敏捷的拔出腰間的便背子（左輪的雅名）說：

「老二，今晚好好的進餐吧！」

（平）野鶴連挣扎的時間也來不及便掉落在頑石墩背了。大郎對着老二開心的笑一笑，大花馬不提防給槍聲嚇得昂一昂頭，發出怨惡的質嘆，大郎靈活的躍上馬背，兜起馬鞭奔向白芒村去了。蹄聲清脆的漸漸散失在大空。

海空零落的飛翔着海鷗，一只兩只，老二愉快的拾回繫繩的野鶴，一拐一蹶的擺進古碉裏去，樓外還可聽見老人的自語：

「天氣怪悶熱，怕是老天要下雨了。」

三

惡消息從海外括到陸地上來，傳遍了白芒村的每一扇耳朵；尤其是近幾天，更是一步緊迫一步。村童雖然是無知的依舊在銅鼓聲，池塘邊，松林下，歌鳴着，嬉笑着。而每一個成年，就是丁

老英娘的小徑也瀕臨着一場毀滅的噩耗，預示着一種嚴重的而不可避免的災難隨時降臨。

，希望大郎會獎賞他有超人的智慧。

近來頑老二常常顛撲着來回在白芒村與礦樓之間，每次當老大來到白芒村的時候，丁老英雄的院子裡總是攏來許多年青的伙伴，大夥兒祇存着一個溫切的願望——能够懂得更清晰的事質。正好像台下的觀眾等待着魔術師揭開他的黑布，看看裏面變的是什麼。雖然魔術師徒然做做幾次手勢，欲開不開，撲朔迷離，反兒使他們更加懷疑，可是大夥兒絕不感到失望，仍然是一樣的耐心的等待着。

今天，賴頭老二又驕傲着回到白芒村來了。他匆促而吃力的步伐，顯然是說明他此來是有新的消息報告。于是後面從田籠裡跟來一大串年宵的伙伴，看魔術的觀眾們。

「老二！老三！哈子裏頭有！」
「老工！風聲怎的啦？」

背後，旁邊，四方八面不斷的飛來「！」。但，顏頭忙得要子般，沒有聽到半個字，他毫不理會，一直朝丁東家撞進去。

「昨……昨……」當丁東詢問來意後，額頭喘息着說：「昨晚天剛黑後，我聽見幾聲沉沉的宏鶴，我看看天上團團黑，滿以為天快要下雨了，在躺着沉雷，就沒介蒂的睡着了。到午夜後我醒

過來時，突然望見海外有猛烈的火光，雖然在大霧中仍可以看見光芒。我想玲瓏島一定發生什麼事了。因此我一直守望到天亮都沒睡

上眼皮。一類頭在走路的時候已經想到這些必要說出的話，一來是做個全篇新消息的楔子，一來又可以說明自己已盡了他的職守，同
時下一段的發言就可以證明他的真話不謬，他說到這裏用

時下一跳的報告剛好證明他的預料永遠不會錯的。他說到這裡用手指拂拂眼皮，表示他守望得困了的意思。「沒合上一眼到天亮，在

烟幕中出現一只潛船！近來又折向東北馳去。我喊了半天他終沒聽見，恰好讓着又來一隻。我便放一門槍，使他注意過來，這才招手駛前來，幸得放這一門冷槍，要不然任你嘶破喉嚨也沒辦法。你說是嗎？」他很誇贊自己的機變，得意的望望站在丁大爺身旁的大郎。

「後來呢？……」魏西爲了表現他的功勳，特地一再說明因公負創的事。「後來我直朝沙灘上跑去，唉！誰知道一顆石子把我給倒了。你瞧！」他翻過沙石，露出了雙掌，又抽起兩條破爛的褲筒，露出來，蓋上，掉頭了向北跑！

「知道了，你說那漁人告訴你些什麼？」大爺對魔術師的裝腔

「呵呵！」一頭兩看，風雨不與好，雙四雙的報喜，漁人傳來的消息。

。但一天曉得，他女兒感到不自然而口食起來。「呵呵！」那漁人說到這時，忽然想起，這天傍晚，翁可嘉駛來一艘日本魔的戰船，急速地疾跑過來，希望

珊瑚島來了一隻不見的軍艦，這裏地處南洋，風浪大，珊瑚礁多，船一撞上去，就撞壞了，撞得船大不寧，還炸傷了幾個人呢！隨後鬼子兵是駕着小艇，成羣的劫到島上來。人，像被有眼的蒼蠅四處亂撞。不少人被

殺了。不少人被擊斃在海裡。有氣力的全都像風一般的飄散了。到半夜的時候，他說他的女王，就是風吹雲內那洞妖姑奶奶！這閒談

除了丁大郎知道外，他以為只有他才猜得中的。小淑姑偷偷的靠近鐵船去，不料觸一聲猛烈的轟炸聲，鐵船指進內火起了，島上的

戰船去。不外翻了一隻猛烈的炮火擊，軍船前頭的人趕上了。島上的鬼子兵匆忙的駕着小艇想回戰船去救火。就在這時候海邊四處都吼

噚着槍聲·喊殺聲·彈光交飛在黑黝黝的海空上，魚叉·小艇·從黑暗中集中飛到小艇，小艇漸漸沉沒了。戰船上的火越燒越亮·就這樣把鬼子全都殺個精光。他還說不知是火光還是血呢！把海面都染紅了。」好容易額頭說完這些話，用手背指着額頭的汗珠。

「好！殺得痛快！」年青的伙伴們插着嘴。

「是丁大爺，我早的說過鮑姑這孩子是有出息的，今天算是爲他的爺報了仇。」

文選卷之三

——轉角處——老二的頭顱倒在地上，熱烘烘的，發着光。冷水一激，頭尖的掉落到腳尖下。剛剛他是愉快得眉飛色舞，現在是苦惱得緊鎖雙眉。他想：「姊姑也是我的冤家呵！」

丁東的廳堂上擠滿了人，聽到把鬼子殺個精光的時候，大家都

高興得笑説幹幹 嘴裏的聲音幾乎要把人聽蒙的五蓋頭。

「呀！我差些忘記了。那漁人還說今早更遠的駛來一只小汽船。但是，他不敢駛近岸上，打個圈子便一去不返沒影。」老頭的船都倒了松鼠聲。應答裡帶着暫時的沉寂。可是，船頭還沒結束他的話，喧囂聲却加倍的漫濺起來。

「女孩子殺喊鬼頭，鬼子還想來這怎麼？」人羣中有人高聲的打趣着。每個人的心都熱辣辣的，以為鬼子不敢再犯玲打島，更也不會來到白芒村。幾天來凝在每顆心裡的幽雲，像被一陣狂風撕開了。漸漸的人們都愉快的離開了東的廳堂。最後祇剩下髮髮梳白老英雄。獨個兒悶悶的踱着方步。

夏末的天氣是熾熱的。特別在午後，連半絲風涼都沒有。天空低懸着沉重的鉛色的雲塊，這正預示，今夜必有大雨。

X X X

戶外呼嘯着狂風，山楂的松涛在咆哮着。銅鼓咚奔濺的山洪海

呼喚在驚惶的歡喜，搬出喧嘩的宣傳。

雨點用力的打在屋宇上和院子裡的梧桐葉，聲音是異常的清晰，異常急切。廳堂上的菜油燈反照着屋瓦的雨水，像是幾條發光的白蛇。老英雄寂寞的坐在堂上櫈子的靠斗，也許有相當的時間了，廳堂充滿了濃郁的烟氣。壁上的時鐘遲滯的滴答聲更顯出這所房的恬靜無聲。這時候一柄青年火的影子掠過，給老英雄叫住了；好久才聽見老人的聲音。

「孩子！你聽到了嗎？雨下得很大。」

「是了，孩子！我剛從馬棚回來，還是北邊掃了一個快，倒也不要緊。」

跟着是一個長時間的沉默，老人終于慢吞的對口氣說了，老英雄的心浮躁着的孩子感到驚異。

「唉！孩子！我忙活了幾十年，今天我才真正認識誰是我們的恩人。過去，幾十年的征戰，雖然說是出手了幾百針的強盜，但是，那盜並不是真正的敵人，我們的血流得太多太貴了。尤其跟風雲變轉不深仇，經過了許多年月，兩家的血都白費了，白費了！」

老人悲傷的扭着白胡子，那淚而泣的車每一粒辛酸和力殺的刺在青年人的身上。這是他第一次發現老英雄內心的悲哀。

「前次鬼子三風吹的時候，捨了，燒了，殺了，女人……唉！孩子你是知道的，那時我們這裡祇知道逃走，撒腿就跑的，其實逃到哪地方去？搬得了雞東西去？這裡有我們的田園屋宇，宗廟祖墳，還有那牲口，那家六……都搬得了麼？是得了麼？……」

「當人們回到村上來的時候，鬼子已經去了，風吹裏也駛光了。當人們跑到風吹裏看天發燒，空空斷臂光戶，看見高樹樹梢的肺腑五臟的時候，還有人會想起往日的仇恨嗎？還有人會說什麼報應嗎？孩子！往日的風吹裏的仇恨算什麼？鬼子傷天害理的暴行才是真正的仇恨哪！好了！風吹裏光了！而它遺下給我們的才是真真確確的仇恨。永遠的深仇大恨！」

「孩子！你該知道，大難之後固然有大喜，而大喜的尾巴也許就跟着大難，正好像昨夜爺奶奶受到空前的大難，隨後就有鄉親鬼子的來喜，誰又敢預測今後更慘烈的大難呢？」——早上鬼子汽船還來過，我正祖心不久鬼子將在玲瓏上演出更驚人的慘劇。

「海面沒有了風吹裏，遙望彼岸便是埠河島，說不定一顆炮彈會從海外飛到白芒村來。」

好深沉的底蘊在年青的孩子心頭開花。他憤一憤，他想起玲瓏島，想起了天台，想起那風吹裏，想起了趙曉的頭顱，他更記起焦士林裡的破戶斯骨；他想起火燄燒在他的眼眶，悲痛地敲着他的心臟，地把才被咬住沙沙作響。

雨仍舊不停的下，不過漸漸的緩聲稍稍減弱了。老人仍然吸着蓑烟斗，菜油燈在微風中搖曳着，微黃的光使廳堂染上一層可怕的迷幻無窮。時昏時暗，時明時暗。誰能知道火燄與死亡的侵襲與沈寂，假使不是凶狠的裝飾與擺設的家什的話，這裡正好是在深沉的岩洞裡。

「一切的事都是大爺安排好的。人的一生就好像那大邊的白雲，雲捲雲舒，菜油燈在微風中搖曳着，微黃的光使廳堂染上一層可怕的迷幻無窮。時昏時暗，時明時暗。誰能知道火燄與死亡的侵襲與沈寂，假使不是凶狠的裝飾與擺設的家什的話，這裡正好才是一日。不過這些日子我們總不能不抱個心事算了吧，孩子！你

回去睡覺了。

「孩子！對了，你別忘記，明早你要把擱在松林裡過山龍（土炮）裝上溝壁的火藥和鐵塊一千萬別忘了呵！」孩子！」老人很關心的吩咐孩子明天應辦安的工作，一個轉身便隱到屏風後去了。

夜深沉，弟兄倆各人在床上萬緒千端的盤算着，仇與恨不息的跳躍在兩顆心頭。年青人却更加是愛與怨的影子，痛苦掙扎着他徹夜不寐。的確，大郎曾經這樣想過：「世界上祇有姑姐才配做他的妻子。」雖然正因為他倆是冤家，可是從姑姐可憐的身世與自己內心的覺悟，使他深切的懺悔了。不但對姑姐的英勇與美麗而愛慕，簡直他感覺到姑姐是他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想：「姑姐是太陽，沒有太陽的世界還會有光，有熱，有溫暖麼？」

文

四

一連幾天是斷續的雨，雲，總是暗沉沉的。黎明，海外傳來隆隆的炮聲，依方向與遠度的推測，人們都習慣的認識炮聲是來自玲瓏島，炮聲好像電磁石，它震撼了每顆跳動的心，把村落裡青年的伙伴吸引到海邊去。

雨霏霏的下，村野黑濛濛的，四處犬吠聲交雜着，人，冒着雨踩着泥濘的村道來到獵狗墩，來到海濱碉樓下。但是，海濱激蕩着雨，雨隱藏了視線，遠處是白濛濛的彼岸。這時候每個人都祇好以代眼，在不斷的炮聲中，他們似乎看見玲瓏島和風吹寒一樣的被毀滅了，玲瓏島像艘船般的沉淪了。

雖然是夏季，霪雨後的晨風，畢竟帶着初秋的涼意。碉樓下閒散着兩匹駿馬。

不久後，天色漸漸明朗了，風浪也平息了些，雨却絲絲的下個不停，海外的砲聲也由密集而漸疏落。人，定睛的凝視海外。

「哪！那黑點不是一只帆船麼？」不知是誰最先發現在迷濛的烟霧裡滾出來的黑點。可是浪濤常常把黑點淹沒。片刻後，黑點漸漸的擴大，碉樓上已經可以辨認那是漁船，船上只有一個人，而且

海風拂散的長頭髮更使人認識是一個女人。「女人！也許是姑姐！」人們的心裡都有這感覺，特別是悽望在矮洞口的丁大郎有了最迅速的敏感。當人們正在聚精會神凝視的時候，突然一聲槍响！尖銳的刺破烟幕。又一次槍聲，又一次……，一只小汽艇冒出烟霧破浪追來。

「呀！一定是鬼子的汽艇……」有人在驚訝着，槍聲連續呼嘯在海空上。岸上的人慌亂了。丁老英雄不知什麼時候騎着馬來到獵狗墩上，揮着拳頭說：

「白芒村人的大，白芒村人的地，伙伴們！準備着，我們不讓鬼子踏上一步！一老英雄眼睛吐出鋒銳的血光，微風拂着白鬚鬚。鬚髮底下好像在噴火，火，熾烈地燃燒着年青人的心。這時候大郎突然轉出碉樓，像一團風般的奔向海灘，跳上小艇，戈向海心去。

「大郎！大郎！」

「大郎！」

無數的聲音在呼喊着，大伙兒都趕上海灘來。可是，大郎已駕小艇離得遠遠了，原來大郎站在碉樓內殘洞口，眼見着漁船漸漸沉沒，眼見着漁人浮游在海面，眼見着兒子的汽艇漸漸的追上了。一個意念掠過他的腦際：「假使是姑姐呢？」于是，他像瘋魔般的撲向海灘去。

砰！大郎發出第一槍，汽艇上有個鬼子慄聲翻身落海了，跟着又幾槍，另一個鬼子落水了，汽艇趕忙掉頭駛回。他不及再立場，猛力向浮沉在浪裡的漁人戈去。在千均一髮的時間，漁人終於得救了。漁人不是第二個，正是大郎時刻想念中的浪裡鱣。在極度的悲喜中，大郎更加興奮的趁着姑姐破浪歸來。當沙灘上的人看見得救的人是誰的時候，人羣裡有人不勝驚異的說：「原來是趙方甫的女兒，大郎！你為什麼要去冒這大險呢？」

頭姑負了傷，更加經過長時間危險的掙扎，她是昏迷過去了。丁老英雄一面吩咐把她送回家去，一面撫着大郎的肩膀說：「孩子！你勇敢，你有種！」老英雄打量着驕健的兒子，露出半說不成聲

「路上浮起近來難得有的快。」

雨絲不停的飄落着，泥泞的道路上兩匹駿馬驮着弟兄倆，跟着

伙伴們深深的腳跡踏進白芒村去。

賴頭老二站在廂樓的槍洞下遙望着馬營英雄的背影，他不禁感

動得自語起來：

「丁家門莊，瞧得父子兩英雄。」

五

雨後江山如洗，今夜的下弦月特別顯得明朗。四下裡靜悄悄的，萬籟無聲。鍼姑獨個兒睡在牀上，現在她已經漸次甦醒過來了，她翻身起來，身上的一陣刺痛，使她昏迷的心地刺激得突然一跳，她探手摸到包紗了的創口，駭異的張眼四望，房裡是靜謐的，牆上的菜油燈快要燒滅了，東窗透進來下弦月的光輝。「這是什麼地方呢？」難道被俘擄了麼？要不然便是活在另一個世界上了。她想著免強支起半截身，斜倚着床檻，凝視著牆壁，一切都是陌生的，她得夢裡也沒想過，窗外的梧桐葉閃光着月亮光，院子裡的草叢裡發出蟲鳴，她想下床來，可是當她起受創的腿時，又是一陣刺骨的劇疼，她深深的嘆口氣了，跟着嘆息聲，窗檻外晃現着一個人影，這使她嚇了一跳，幾乎叫出聲來。她想：無疑的，我是被俘了！窗檻外不就是看守者嗎？可是當她定睛的注視時，在月光的反照中，那鬚子堅實的臂膀與健康的輪廓並不像戴着鴨舌帽的鬼子兵，而且浴在月光下的輪廓是很認真的，於是她極力顫壓着內心的跳動，壯着膽子問：

「誰？」

聲音畢竟帶着胆怯的寒意。

「我……」窗外的人也胆怯的走開了。

「外面是誰呀？誰？」鍼姑更進一步問。

「是我！」

應聲

「我……我是大郎！」

「大郎！」像迅雷般的攢進她的耳鼓，她想：我不被俘于鬼子間，她想：也許天假我以報仇的機會，我絕不放過這世代的冤家，殺兄的仇人。于是她霍地從牀上跳下來，完全忘記了創口的刺疼。她移步到窗邊，爲了防禦，她本能的摸摸在腰間的利刃。沒有了連繫腰的綠絲巾也沒了，她極好失望的朝窗外探望。

「鍼姑！你好了些嗎？你受傷了，好好的安睡吧！瞞事舉起來呢？雨後天涼，小心會着了風呢！」大郎這時恢不再是白天裡趕赴的英雄，他的聲音溫馴得像是小羔羊的叫喚。他盡情地搜尋他所有應該說的話，他想在腦海中撈出世間最親切的話語去安慰可憐可愛的鍼姑。

「你口乾嗎？我已經給你準備了沁涼的冷茶，就在這窗邊的檻上。」

「……」鍼姑仍舊沒做聲，怪不得牀上看見的輪廓很熟識，原來就是她心裡時常記掛着的仇人。「仇人，我是怎樣落到仇人手中的？」她奇異的自問，她想從記憶中每一點線與縫中搜索，希望能在記憶中找到解答的路徑。幾次的追溯，終于失敗了。她喉嚨裡發癢，她想問個明白，祇是不知梗着什麼，把勇氣壓在胸膛，老說不出半句話來。

「啊！也許這裡一切你都感到生疏吧！假使不勞事的話，我可以送來給你一杯口哪！油鹽都暗着的，也得挑挑虛火了。」大郎

在月光下看見憔悴的娘姑，好像是迅雷後受驚的小鳥，更使人憐愛。娘姑呢！她想，現在總不是做夢吧！不管怎樣最先我須要問個來歷。對大郎的要求她表示同意的點點頭。大郎領會了這意思，便轉步到房門去。但，當脚步聲剛到達門前時，娘姑突然撲上去把門擋住，而且上了門。

「不！不！用不着進來！呵！謝謝你。」娘姑聲音激銳的責罵着：是弱者慘切的哀告，是危難中求救者的絕望聲。大郎也呆着了。

「怎麼啦？娘姑！」

「謝謝你！我要的不是水，我要的……」

「你婆捨的，祇管說，什麼都可辦到。」

「我要你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呵！事情麼？是這樣的……」大郎開始敘述碉樓上目擊的情形。一五一十，繪聲繪影的說着，一直到怎樣把她搬進家裡。結束的敘述是：「那時候你安靜的睡着了。」

娘姑慢慢的踱到窗下，兩手攀在窗檻上，在大郎的敘述中，她悵望着天邊的下弦月，眼淚漚漚的滴下面頰，滴落在衣襟上。「他，大郎，是我的活命恩人，他英勇，他威武，他能幹，他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爲了我他曾冒着槍彈，冒着風浪，冒着天大的危險，

救我于垂危。是的，他是我的再生恩人。可是，可是，丁家不是風

吹寒的冤家嗎？哥哥的頭不是他親手割下的嗎？而且在哥哥墳前我也

也會立下一個誓；我要爲哥哥報仇，我要親手割下大郎的頭上墳前

奠。誰想到今天，在鬼子的炮火中仇人却變了恩人。冤家路窄，爲

什麼偏偏碰上這個對頭呢！現在我還是要報仇嗎？還是要報恩？」

絕大的痛苦在波動着，深仇與大恨，愛慕與恩情，在她的心裡交戰着。她不知要怎樣安排擺在眼前矛盾的事實，脆弱的孩子心片片的

碎了。她只好撲回床上，抱着枕兒號啕痛哭起來。

院子裡靜悄悄而清幽，草地上樹影婆娑，當月亮快攀到中天的時候，娘姑也困倦得睡着了。

X

X

X

X

從此娘姑在白芒村也安靜的渡過不短的時日，可是每一個日脚裡她都沒有忘記恩與仇。雖然她也會幾次打算離開這裡，好讓往事像一場惡夢般的消逝。然而，她已經是一個無告的孩子，家呢！那海濱的焦土堆，那被毀滅了的風吹塗，因此她祇好就這樣渡着無可奈何的歲月。

就在那年的冬天，一個風狂浪湧的早晨，海外突然飛來猛烈的炮彈，炸壞了海岬上的古老而多難的碉樓。老頭老二連傳達最後一次消息的機會也沒有，便被炸死在碉樓裡。炮彈跟着也就落到白芒村上來了，一顆，兩顆，三顆……白芒村這就和風吹塗一樣，被殲滅了。但，當鬼子兵登陸的時候，白芒村的伙伴們在丁老英雄的統率下，曾在通向墩上，銅鼓陣營，與鬼子作過多少次的搏鬥。雖然白芒村跟着老英雄的殉難而殲滅了，可是每尺白芒村的土地上都染滿了鬼子的血。白芒村，的確是變了色。而且海濱也飄散着醉人的腥風。

X

X

X

X

當海外重括來熱風的時候，有入看見大郎和娘姑帶領着大隊的青年伙伴，回到白芒村的銅鼓陣上，像旋風般不斷的戰鬥在這憔悴了的南國海邊。每個人的臉上都給太陽的手掌掌上風霜的記號，大夥兒只有一條心，一個無底的仇恨。他們常常記住老英雄殉難時的

一句話

「這裡是白芒村人的天，白芒村人的地。」

裁 撤

標 特

馬路的牆壁，或者電燈桿上，貼滿了紅綠紙條，歪歪斜斜的搞做一排，使人目不暇接。這些標語，又是記載着不平凡的日子或事情了。在這樣煩擾的市區，往往弄出很出奇的事：似乎那邊掀起點甚麼風聲，立刻扯起全街的瘋狂，萬人空巷的擁擠騷動，連一匹狗也不明不白的坐在門口汪汪的吠個不住。

在圍着看標語的人羣後面，出現着這樣的一個人：年紀有三十來歲，但從他矮小瘦削的身裁看，倒像一個生瘡癩的小孩，細獰的額子，支持着一副浮腫的黃褐色的臉，爲了把握這點特別處，同事之間，都一致替他起了一個譙號：「獵燭頭」。他的衣服的顏色，倒也很相配。大約是抗戰前的一套灰色中山裝，經過五六年的磨擦，破爛不堪了，尤其是袖管的下方。他站在人們的後面，兩條呆滯的腿，扭扭捏捏的，撇不開前面的標誌。照例在這種情形，他那雙失神的眼睛，不曉得怎麼樣，一下子就擠到最前面一排去。

現在，他是心一意的盯住標語了，雖然寫的是甚麼意思，他却不在乎的。他是仔細研究每隻字的結構和用筆的氣力哩！——本來我們的方體字富有高度藝術性的，作爲一個有悠久文化的中國的人，就常常以此自誇；何況寫標語的人，忽然湧起一陣靈感，拿毛筆來，揮毫揮毫，大有打架之勢，才洒洒說說的動起筆來！——他站了半天，選出幾隻比較滿意的字，還用指頭沾着口水在掌上臨摹了好幾遍。

他忽然醒悟過來，惶惶地闖入石砌的大門樓，守門的衛兵，似乎也和他開玩笑：把腳跟用力敲了一下，然後向他敬禮。這晌聲，的確嚇他一跳，他怔了一下，才驚駭地走向辦公室去。門剛打開，所有的人都扭轉頭盯住他，似乎要從他身上找點什麼似的；他覺得一陣寒森森的，只好靠近最前面一張桌子，低下頭來，在桌子上寫了一行寫在「我標上兩個字。不用說，他對字簽名是狠太興奮

和出色本領的，尤其是那疾快的左手，看起來，宛如曲折的老樹根；可是如今他的心情那樣不寧，心里總是想「我第一次遇到了！」所以沒有什麼工夫研究筆劃的結構了。而且最後的拖筆，大概太用勤吧，竟摔碎了一個玻璃杯，這樣一來，更使他狼狽不堪了：「他們都在注視着我哩！」他這樣想，也不敢抬頭來，像影子一樣，閃到自己的座位前坐下來。

他的位子是擠在最暗的角落里，對於這，他倒不在乎，尤其現在彷彿躲進一層薄紗里，掩蔽着四面的眼光。然而究竟有種不舒服，因爲平時跟他一級的同事，見了他立刻熱鬧地喊着「獵燭頭」！抬起頭，向對面坐的一個司書瞟了一眼，對面坐的沒有發覺正在用心看報紙；但更前一排桌子的書記官，却是涕之後就注意着他了，到那間，全體人員的眼光都集中起來。他往着這種困難之等，不得不輕輕地打開抽屜，拿出一張報紙端正地寫起來；他在那樣之暇都是如此消遣的。如果有人問他：「喂！獵燭頭你寫什麼？」他便謙遜地回答：「嘻！寫寫玩的……」因爲寫字已成了他的習慣或嗜好，他扔掉筆桿，真不曉得如何過生活哩！

昨天晚上，他曾恐怖過的。那是：了一個從沒有如此可怕的夢：他夢見自己把所有的方體字忘記了，不會寫字，這無異宣佈他的死刑。他一急醒來，全身浸濡在冷汗中。此時他探起身來，一切和平時那麼熟練，寫得非常秀麗，每隻字似乎向他點頭微笑。他心想：最好這時候，科長在他的預算書附加一點更改意見，我才高興呢！「他有這種把握的，昨天他抄寫的預算書呈給上臺看的，是化他十二個錢頭，一口氣寫完。預算書內包羅萬象連兩角錢銀票也算在內。從他的記憶上已不知抄了多少遍，抄好又放下，改好再抄，料要大人從起初搞到昨天止，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像如此重大的

辦寫工作，除了「腰燭頭」可以擔任之外，還有誰呢？他在十行紙上，一行分做四行寫，字小如蟻。上了年紀的人，非得把字放在顯微鏡下才可以看到，但上峰也甘願多此煩惱；並且認為這樣才算恭敬。一時成爲風氣。爲此科長才特別看重他的。當他寫到臉孔由黃褐色而變成青灰色，額角漲起藍筋，頭部完全埋在紙上的時候，科長會很體貼地向他說：「戴禮！你要休息一會嗎？這裏太暗了……」這話立刻增加了他全身的熱氣，覺得長官如此青睞，來生再世要做什麼家畜之類，答他也是願意的。

但在今天的空氣完全不同了：科長抽着烟斗，不停地抽吸着，默默出神地對着戴禮，兩個人互相擠眼色，一切私語，有時那些紙條拋到隔板桌的人，那人打了一個哈欠，便傲然一笑，收回笑容，又掩不住心顫的慌張。桌上的文件，只裝飾樣子罷了。

每個人沉思的臉，充分表現着內心的急劇運動，跟相碰時便苦笑一下，顯然出了鬼知道什麼事物搗亂他們的安靜了。戴禮也寫了一個紙條，想向對面坐的人探聽。正在這時候，書記官拿着一件公文給那對面坐的人抄寫。「怎麼了？爲什麼不給我抄呢！難道我被……」他想下去，背脊流過一陣恐怖。

科長挾着皮包走了之後，空氣像解除警報的光景，大家立刻談論起來，坐在他對面的人，也開始向戴禮嘲笑——這是平常的情例——并且皺着眉頭道：「戴禮頭，你該請客呀！」

「唔，我……」戴禮謙遜地湊應着，但心里按捺不住的活動起來，疑惑地想：「請客？難道我升了級？」科長以前是向我說過，怎麼這樣快？」；「不，我在這個機關有五六年了，不快呀！」

「有好消息！你請不請客哪！」對面坐的人微露着恥笑。說。

由於對面坐的人的笑聲，大家恢復了平時的姿態出現了：起先是幾個司書向他嘲笑戲弄，書記官也跑來笑着鼻涕說：「腰燭頭，你升官了……」對面坐的人搶擋住：「請了客，才告訴他！」這麼一來，哄動了整個辦公室：科長也圍過來，盡情詭笑，有的說他寫字好，有的說他勢力，有一個頑皮的傢伙，大家稱爲英雄的人物，

竟向他臉上夾上幾團字紙，紙團也蓋在他的頭上……「看我的法寶，混元金身來呀！」；總而言之，一切都是在劇烈瘋狂的狀態。戴禮咬着，唯唯諾諾，恭敬而有禮地招架着。他覺得安適，反之，沒有人嘲弄侮辱他，反覺得惶惑不安呢！不過，今天的攻擊情形，到底有點過失了。

在這種情形，連那些最不好取鬧的人也湧過來了，他們反正塞着兩手，三千字的情信寫完之後，坐得屁股發火，何況科長不在這裡？一切攻擊侮辱越來越兇的當兒，那稱爲英雄的人，竟捏住他的細條狀的身子，要他承認而且宣佈昨夜給老婆騎在身上被打耳光的。

戴禮的老婆，人們並不稱之爲戴太太或是腰燭頭太太，他們從來喊她做他的「親愛的母親」，論年紀和相貌說，確是合情合理。

她是本地人，當首都西遷時，她已是三十七八歲的徐娘了，在戴禮服務的機關對門開小酒店。那時戴禮隨着機關內遷，年紀才不過廿三歲，年少英俊，衣服也很華麗，又是一個單身漢。他常常在那裏買鹹豆吃，不到兩個月，他和她談起愛來。聽說家里有兩塊小田，爸媽在鄉下耕田過活，她的丈夫死了兩年了，這個酒店就讓她自己來主持。有一次，她被這婦人迷住了，竟在那酒店里過了一夜，第二天，他們商量結婚的事情，他那時還有點自負，堅持要娶她去，而她的爸爸却堅持把他入贅過門，到底是他們這方面勝利，于是戴老人家的吩咐去辦，只是姓名不肯改掉，這也有理由，他說機關里不能改姓名呈報的，在報家屬平價米的時候，他竟把老頭子叫做戴什麼的報上去，此後，他領的米鹽油煤之類東西，都搬回娘家。就在那一年，兩個老人死了，田也賣了，酒店也關門了，他在附近租一個小房子，兩口子過日倒很快活，第二年又生了一個孩子。

物價急劇的飛漲，所有的東西都漲到一百倍兩百倍，他們的日子一天困難一天，娘婆們的眼光最失銳不遠，戴禮的老婆也常常激發她的丈夫改行，但他始終守着斯文人的本份，他的回答是：「改行！我該做些什麼？」——「把以前的酒店改爲食店！」她提出主張。這種主張不無見地，因爲人們對於物價高漲給予的刺激，竟

生出許多反常的變態心理來，越窮越好吃，好像今天吃破肚皮，明天什麼都不管了似的，可憐這個主張，嚴禁不接納，聲明這是墮人文之道。然而生活的鞭子畢竟是有力的，他們的日子過得更困難了：起先沒有油鹽，接着青菜變成買菜葉，米也缺乏了，歸就和他吵鬧，把所有罪過推到他身上，繼而打架。他回家第一件事，幾乎完全是和老婆吵架的：有時兩個人扭做一堆，滾在樓板上，直到樓下的人來干涉，他們才鬆手站起來。

自此以後，戰禮心緒不無憔悴不堪，又接連病了幾次，由於無邊的苦難折磨，形成現在浮腫的臉，細瘦的頭子的形相；她的身體較他健壯，以後騙騙他，咒詛他，甚至打她，他完全失去抵抗的精神，成了最能忍耐侮辱的性格的人了。

讓我們回頭再瞧瞧戰禮在辦公室的情形吧，雖然現在天邊已抹上一層黑幕，下班的時間快到了——那稱為英雄的人，此時已盡手。他細緻的頭子嵌着一個紅手印。“當心！今晚不要被『親愛的母親』撕着打聽！不然，不但不能升官，還要裁掉你呢！”那英語

結束了嘲笑的話語，引起人們一陣狂笑的音響。

他的臉色頓時蒼白，顫抖的向旁人探問，對面坐的人也就老老實實的告訴他，並且出格地安慰他說：“這算甚麼？職場頭·裁員的名單已經呈報上去了，我也在內咧！但是，海闊天空，此處不留人。更有留人處呀！”可是，無論如何，這個裁字有如一條繩子，緊繩繩的綁住他的心坎了。又如一個浪頭把鷄高高舉起，然後重重地把他扣下來，沉下去，沉下去了。他迷惘着，麻木在站着，直到清早時，辦公室已悄然無聲，只有深沉的電燈，發出微弱的光芒。他迷惘地在路上走，步高步低的走着，一陣陣的寒潮湧起；裁員的長的長的短的書不叫寫了？那些看劇本小說的科員呢？……我不是最極力的嗎？不力我的故吧！唉，或者再減點薪水，我也願意的呀！以前換了十多次科長，我也沒有翻過。現在……唉唉，我到什麼地方去，家里呢？……不行，簡直殺了我吧！不行，我面求科長，我不要薪水，我……他模糊的說着，什麼也沒有看見，只能朝着前面走，忽然後面映起一陣人聲，接着見的一聲。

彷彿有人把他用力一推，踉蹌地跌了幾步。回過頭來，一部流線式的汽車停在脚跟，車夫探出頭來，狠狠地向他呸了一聲，並且在他臉噥一口痰塊，車子慢慢挨他身邊爬過，瞥見車廂坐着一個圓臉的肥碩的傢伙，像一個大南瓜，那正是他的上司，而必須即刻請求他設法的救星的人——他的科長呀！他直覺地喊着，跟着車子跑，然而已來不及了，車子風馳電掣的飛遠去了！

他的心坎猛烈跳動，懊惱欲死。為什麼不早點發覺呢？如果擋住車，請求他把裁員名單取消了我的名字，還可以來得及的，現在唉，絕望了！……看，賣唱的人有張蛆，賣力的人有條抱挾，黃包車夫有兩條腿，我呢，我有一枝筆桿，這些同是生存工具呀！然而，我的工具毀了，毀了，什麼也是完了……他被劇烈的悲哀擁着，宛如一個被敵械的俘虜，爬上斷頭台時一般心情，懷着這無邊地擴張着的惡劣心情，走着，走着，也不覺得疲倦……他究竟跑向什麼地方去呀？只有上帝知道！唉唉！他漸漸地消失在黑暗的深處了。

一連好幾天職場頭沒有來上場，大家坐待發悶，總感覺到缺少了什麼似的。不僅如此，果然不出所料：科長又在預算表上幾個要緊的話，這件偉大的抄寫工作，非職場頭擔任不可。科長無情地忍耐不住便吩咐和他對面坐的職員去探問他爲何辭職；那人所得的回報是這樣：

他的老婆說他好幾天沒有回家了，她也等他領平給未哩……我非常驚異，順便告訴她，前幾天職場頭，擬定把他裁掉……我聽清楚時，辦公室已悄然無聲，只有深沉的電燈，發出微弱的光芒。他迷惘地在路上走，步高步低的走着，一陣陣的寒潮湧起；……沒有回家，又不去上班辦公，今天我特地喊他去上班……「真該死呀！」沒有的回答了……

短笛

呂亮耕

一 贈拜輪

呵，拜輪！詩的罈子
你更是英邁的戰士；
當着頭還那自由的冠冕，
你把生命捐給了希臘人民！

你愛人類，愛不幸者；
你是擔作痛苦的代表；
你有大悲神的憐憫，
你有聖者般的心胸！

「我活着」

「我活着！」
歡樂不寧回到美國！」
多麼快活的去國的誓言啊，
像鶯鳴一樣搖撼着我的靈魂！

此刻：我對照着有如和你對面，

你冰晶般的眼睛照亮我的全身，
而我的耳鼓也彷彿聽到你如火的唇，
吹出震撼世紀底熱情如潮的歌聲！」

二 瞳甘地

有苦難心的鬥士，
你是印度千千萬萬人民的蘇母；
而你又是痛苦底先知，
抱着憂鬱的枷鎖而來。

從地獄走到地獄，
栖息在爐火之上，
而你永不竭蹶地嘶聲呼號，
自由女神底光輝的名號！

那怕絕食，監禁，流亡，你全生涯
都為祖國奔忙，為求自由的情還！
呵！甘地！那幸福的光芒終有一天
會落到千千萬萬印度人民底頭上！

三 白畫像

我的額面時常是冰雪般冷峻
放散了笑，春花乍展的溫煦；
我的眸子深藏着海水般的憂懼，
情感的潮汐時時在那裏面起伏。

眉打着結，像是對這個世界
發出永遠的疑問底記號。
我愛沉默，我的口喚緊抿起
像對遺憾諦社會的懲戒！

或者有人說，「他年青青地。」可是
我生於憂患，有白髮如星閃爍；
或者有人說，「他是夢想者。」可是
我底心緒，却為苦難的現實而強燭。
是的！「用黃金買歡樂，用聰明買醉
用憂愁買時」的浪子時代早過去了。

今天：我盡死我的柔情，打碎酒燭燈紅
開始歌唱這火花壯麗的戰爭！……

四 答客問

休閒那燈紅酒綠的旖旎年光
舊骸骨，我已經統統埋葬；
離開柔情，我投向烽火的冥地
就像涅槃後新生的鳳凰！

感謝戰爭的禦青
今天我羽翼更健壯！
東西南北，到處遊遊
慨然以天平為標準！

我的歌吟，再不是徒聲零
細細彈出的淺唱低吟；
而是鐵笛，是催征的喇叭
吹出人民勇敢鬥爭的聲音！

戰爭的日子終是漫長漫長
艱辛的程途也是無限迢遠；
苦鬥必生，我懂得，從重壓頭轉伸顎
出去
前面迎迓我的，將是一片無窮美好的天
地！

沈 濱

自從那次文化界國民月會的會席上，由一位《報電訊》編輯林霜楓介紹，我便認識了對面不相識的賴學林，及後成了至友，現在又不知他的下落了。

我記得當林霜楓介紹時，沒有介紹姓名，先將賴學林是他的留東同學，現在在《文藝》機關任職，是一廡新起的文藝作家，用急驟的聲調說過了，才提到他的大名。我想：林霜楓是新聞記者，知名的交際家，他這樣一面要使我覺得他與賴學林的關係密切，一面則是以我和他的志趣和愛好相同，叫我們彼此更加重視。

賴學林聽了我的名字，就相逢恨晚的臉上浮起了光彩，眼睛在突出的前額下灼灼放光；林霜楓再介紹到他一身的著作時，却抗議似地說：

「怎麼這樣令我難堪！」反覆不斷地說着，將剛才的光彩中沖淡了幾分。

這大概是他的樣子！一團團銀幣那樣貼着財皮邊發痒了吧，左手臂向後彎曲不住地搔摸着我的銀幣給這動作引導到達那裡，見灰色過濾的頭頂明亮的汽燈，有如春歸半鄉落英的殘瓣。他的指頭在髮叉處顫巍地捲了一陣，那白色的漚塊，成陣成陣的飄落，映着頭頂明亮的汽燈，有如春歸半鄉落英的殘瓣。

我見那位介紹賴學林與我相識的林霜楓，十分無疑地說當時怎樣堅苦地支撐著家政，並想起指頭對著當時的主要健將的姓名；如何向名作家郭沫若，嘗以散文稿，似乎對於目前以及將來再沒有那樣輝煌的舉業可以創造出來似的。

步，毫無忌憚地對我說：「當初辦《文藝》，拚命地去籌款，東拉西扯去徵求稿件，確實使我們驚心，個個都說林霜楓確是個活動而有力的中堅份子；但以後給一位某某大學保送留東的女生麥蘋娜所認識，戀愛進行曲奏響以後，馬上便把《文藝》放棄了。起初是耽擱，不久便停刊了……真可惜，當時，這份雜誌在上海都銷上四千份，現在你試想，那家雜誌的銷數能夠有這樣的成績？」忽然半調清的話在心裡鳴着：「如果賴子林有希望，我的眼睛便生在屁股上。」因此我沒有說話的興趣，不過賴學林口裡所批評的林霜楓我覺得是很公正，却又引起我的注意來。

會場上嘈雜的鬧聲起初是一簇簇對花上的蜂蝶似的振鳴，現在是普遍的喧騰起來，參加國民月會的文化人越來越多了。

「他是留東學會很出色的人物，撈到了一個妻子以後，好像完全滿足了，回到中國，在新聞外勤崗位跑跳了一年多，才任起編輯來的。」

「我記得他曾在廣州省立一中任過美術教員。」我淡然地否認他說的完全正確，用意將他的興奮削減一點；因為我發現在各自交談中，他說的音腔最高。

他說：「是的，現在是重作馮婦。」一邊說邊從口袋裏摸了摸又放下手，到現在是第二次了，我不明白他想拿出什麼東西，只以為他想將這作對我誇耀，博取我的稱贊，快於大眾之前。那知掏了許久掏出的只是黃烟包。他誠意而自慚地請我抽，自己捲了一支，長又大的一口，擦一根火柴拼命地吸，等到吸了滿肺，肺部充分的裏烟，對着我粗聲粗氣，「呴」的一聲噴了出來，噴出後現出再舒服不過的神氣倚在靠背椅上。

賴學林更興奮了，將他認識的作家，以及在目前知名的詩人，說這個其他的關係，那個與他經常有書信來往，樣子是非常端矜，上牆裏面說的這樣，說「身上回來」便轉移神地走開了。

虛 森

賴學林更興奮了，將他認識的作家，以及在目前知名的詩人，說這個其他的關係，那個與他經常有書信來往，樣子是非常端矜，

滿足。而我因為以前聽過李訓清的評介結論：「如果賴學林有希望，我的眼睛便生在屁股上。」且認為這不是談話的場所，唯唯諾諾。

顯然做出消極的冷漠予以拒絕，抑制他的出超的熱情，以免勾引人過於注意，說文人作家豪放不羈，叫那些我沒有準備給他討厭的人來討厭我們。

天已是暗得有落落了，在我對賴學林詢問為什麼還不開會時，旁邊一員掛着市政籌備處徵章的搖搖頭，不是對我們報告時間，全然是給我提醒後，感到坐在那裏的時間很長，看了看鐘。

「六點二十分了，還不開會。」唧唧地說着煩言。

「那些一定要我們贊成的官員大概還沒有來。每次都要給我們一點點挑撥與煩惱，才顯得他的架子够高大。實在，他們應該依時到來，招呼來客，唉，我每次不光是害怕集會，而且怕看官員們那種自高自傲的神氣。」

賴學林對我說半句，無非是想爭取我的熱烈不實際的感情，可是，我冷冰冰地好像也染了有富涼習氣似的，不置可否，不評是非，這樣一來，他只好收斂了豪笑，一邊打開烟包重新捲一支粗大的烟捲，一面用眼睛搜索林霜楓。他轉過身子，我瞧見他的項一班檢上一張傳單，手又向頭上刷刷地搔了起来。

林霜楓走了過來將擋在褲腳上的皮帶抓着，無疑是要轉移方向了。賴學林毫不挽留她的說：「好呀，不用說理由了。」似乎是很有把握，又似乎是滿不在乎到瞧不起他的神氣。

我以為這樣冷冰，賴學林會討厭我，許是暗地裏罵我也擺什麼架子，我內心很不甘願。他寫的散文，報告文學，聲調很輕鬆，結構也很輕，當地的報紙副刊常常刊載，我有時很喜歡去讀它。

當我對他在文章上認識的時候，那時我是在××會工作，下了辦公有時偶然的談起他來，有一位同事李訓清是他的同鄉，告訴他許多沒有道德的行為都近乎事實。因此經林霜楓介紹時，我的腦子裡已浮泛著幾串缺德的醜事。這種尚未認識其本人先聽到他不道德的行為，往往是使人提心吊胆快於親近的；及至見了他，那驕

豹子頭上的斑癥，加上油膩的衣服，所以我一個抱持那樣好感的心，也破滅得不見蹤影了。

李訓清對賴學林好似前生就結下了不解的仇恨一樣，又好像什麼時候咬了他的心肝一口似的，我才說起賴學林的文章將來很有希望，努力多少成績就有多少，李訓清却討厭到一時說不出話來，先「誤誤」一聲表示完全失望以外，還搖了一搖頭才說：

「如果賴學林將來有希望，我的眼睛便生在屁股上去了。」接着又是「誤誤」了一陣鬱音。

「怎麼，你認識他嗎？——就認識他，他能夠努力，也可以把你壞印象轉變過來的吧！」

「不能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他是造反成功的秀才，那還有什麼挽救！」李訓清很堅信地，好像眼睛裏射出的賴學林漸次沉落，永不翻身那樣。

我說「娘子回頭的道理給他粉飾以後，李訓清便告訴我：

「信不信由你，其實我與他近日無冤，往日無仇，不過我是與他同鄉，知道他較為清楚，——現在是下了辦公，有充分的時間來講述他的過去，本來說人家的壞話向來我是不喜歡的，不過這壞話都是事實。我對你要說的，只不過沒有和他羅嗦也滿足了。」

「我根本不認識他，到底讓赤臉白我亦不曉得，住居的門牌東向西更不得而知，山水有相逢，我們在外面跑的人，少不免有碰頭的機會，尤其是寫文章的人，要聯絡的機會很多，我能够先知道一點底細，它不比小孩子會壯膽，壯我的時候要討厭吃的！」

就這樣，李訓清便十分誠摯地開始告訴關於賴學林的經歷了。他沒有什麼準備隨口就說：

「他在小學讀書的時候，因為他的皮膚上有瘡疥，頭上生鷄屎堆，臉色又黝黑，日額向前突出，眼青烏黑放光，凡遇同學有什麼食物便好言好語的走過去，俟俟候候；要是瞧見同學的銅仙起初便開口向人借，借不到的時候，眼睛灼灼地轉動了一圈，便挺迅疾地走過去，向同學的手上一拍，等到銀元叮叮噹噹跌在地上，或是揀

了二三個便走，走了不遠着同學追趕過來，齊將銅仙按在地下，於是那個同學一定是叫他的綽號「金錢豹」來罵牠，賴學林跳起足

•一跳二跳翻身爽快地走了。」

「一鳩一鵠，一虎一豹。鳩是吃鳩的，豹也是害虎的。」我笑

了一笑，另有心事，又好像另有闇發似的說：「真是奇怪，造物主造物萬物。」

我將漫漫地告訴你，他家裏的父親很有點積福，田地很多

，但是我不知爲何對他不很痛心，每逢節日或是迎神賽會

的儀式，賞罰錢發得很少，並且說他好來是害害壞的，人家聞他的父親是什麼理由，他又不肯說，但是他的父親在同鄉的親友們追問得緊的時候，有時又微有一點希望的說出他的希望，這是要讀書要我一定要給他讀，將來或許有點好的希望。」大家真明其妙沉聲。像這不到的幾句話又遠不到悲哀的走開了。

李訓清說到這裡的時候，給一位來客詢問責任，他很送小心的自斷話頭，到那算來答應下了字筆者辭去以後，把留傳安有起來李訓清說起賴學林在學校的節日需要用錢達不到潤的，便暗地裏留心他家裏存錢的地方，趁機會偷窺。他的好奇心很强，比如說他要到學校裡的用費，活動費，一概不肯給用，賴學林萬分懊惱，在民國十年那年的國慶吧，他買了大批材料，暗地裏採藏着做。到了那天拿出兩支很精緻的來參加比賽，大家都說他不是自己做的不第數，他却怎樣紮造的講出來，居然得到了首獎；而他回到家裏將獎品送給他的父親，稟告是此學好成績的優獎。他的母親在家裏的地位是很低的，丈夫一出聲她到退到裡頭去，然而，對於這一次他給高興所鼓勵稱贊着賴學林「學林如果生在有錢人的家下，將來都會變豹然。」他的父親本來是忘記了賴學林出生錢，他的心愛的妻女夢寐思天在死了，和子學府第二年又病死的傷心事了。

原來他的父親是懂得一點麻衣相法的，心裡暗恨賴學林是豹子形，命運殺害兄弟打趣父母，爲了是自己生的二十想八想才沒有把

他賣掉，因此向來都不甚疼他。可是他却精神旺盛，生來就很少生病，連傷風咳嗽都常有，所以，當他的父親正無意的想改變成見時，給母親「金錢豹」一說出來，心頭又記起將要淡褪的影子與段學府的兄弟來。忽然震怒的喊着說：「有，用不着歡喜，沒有，亦用不着相慶！像這個不成人樣的兒子！」

李訓清敘述到這裡，以爲我沒有聽他的話，振作地很親熱的湊過臉來說：

「賴學林在高中畢業後，他的父親叫他到上海去讀醫專門學校，他却表面上答應實際上却和一位從日本回來的黃開庭，——現在在重慶商務委員會的，商量量提到了錢一潘烟走到了東京，他的父親以後還不住地匯款到上海去，託××洋行轉交。他每次寄信也是從東京寄到上海××洋行另託黃開庭的朋友轉封改寄。這樣，攬得很好，她的父母也不曉得。年紀老了一點的人，精神有時因骨子被腰椎作不起，或是腰脊骨疼痛着不能起身的時候，雖然賴學林給他父親的印象，始終不能克復成見的城地，可是在病中接到兒子來信，信裏甜甜的音譜安撫幾句，漸漸地叫他的父親回心轉意，叮嚀他的女人取出床底下暗窩裡的紙幣，慷慨慨慨的匯到上海××洋行去了。

「本來，賴學林可以借這機會，這種榮譽或威嚴的，可是，他到了東京以後，聽說每天舒服地住在留東學會，看張資平那些有毒的三角戀愛的小說，還時時跟那些閑住在學會裡做寓公的無聊人大吃亂花。他的父親越發病痛，却愈來愈瘦弱，原因還是希望兒子對於醫學有了心得，未方便世人先便利病人；其次則切實感到老子需要兒女媳婦。總之，實感到有親人在身邊什麼事也特別體貼，旁人也不敢看輕。可是這金錢豹的眼睛是看在錢上，錢才是他的爸爸；賴洋才是他的媽。及後，一位從日本東京回鄉的賴學林訴他的父親，福隆伯——是的，我忘記告訴你了；他的父親叫福隆伯，這裏，用拳頭敲擊地敲着胸脯：『這錢豹豹，打趣我！兒女

就是打劫賊！」自這場氣氛過後，他說是看醒了，世事看淡了。自己漸漸次走到了錄夢邊，到黎明時，竟然是甜美亦近於天亮覺。醒的時候，於是自己拼命地積蓄，以備老來時慢慢的使用，所以，對於賴學林的接濟完全斷絕了。」

李訓清再告訴我的是金錢豹回國後，父親不理他，母親亦不敢去照顧他，只好趁父母外出，摸索回家裏想偷他父親封藏的銀幣，結果在他小時候曉得父親藏銀的地窖裏盜竊了一些，並在暗中進行賣賣，訂立「父死過手」的契約。這事被洩露了出來，在縣城的賴學林聽過「脫離父子關係」的啟事。這樣，賴學林在鄉間禁不住腳，便走到廣州，那時他的同學林霜楓在《報任副刊》編輯要他努力寫稿來維持生活，借這個機會賴學林便寫起文章來，一直繼續到現而今幾乎是作家那麼神氣了。

李訓清不肯停嘴，彷彿對於人生經驗很豐富對賴學林非解剖分

析清楚為憾也不肯休似的，很慨嘆地再談論到賴學林以後進了《文

大報館裏工作下。本來一身鑿一口在職時也可以馳虎維持生活，可是他用錢沒有節制，自尊極豐，常常自己一人到餐館裏吃飯飲酒，

進冰室飲冰，結果除了正薪以及稿費以外仍不敷應用，偷改料室裏的書稿往外邊去賣，還逢同事不在的時候，偷走了賣記者的衣服，這樣給他的社長知道了，林霜楓叫他自動辭職。林霜楓曉得這事

推開書稿還翻譯，當時又原諒他說：「作家多是這樣翻譯糊塗的。」

父女也沒有辦法讓讀工作的崗位，只好失業。」李訓清大意着，兩

個人認錯，那位娘太太和那位娘太太約丈夫在香港謀職，說也奇怪，那時

還有太太「易言」所說一月半才回廣州一趟，賴學林自認說了

她以後，真是像變蛇蛻去了表皮，穿起西裝革履來了，可是那頸項

上的壽皮倒依然如故，因此許多認識他的人都嘲笑他說：「嫁給金」始終還是「集蝶兒妹」。話是這樣說，其實他有錢請朋友們吃

，飯大家都不改變口語贊他來，誰也不敢叫他「金錢豹了。」

李訓清對於他以後的一段生活也不甚清楚，只曉得賴學林到了

厚起臉皮去找林霜楓；那位電訊編輯老爺真是不念舊惡的君子，介紹他到新聞檢查所去，到介紹成功了，他又吊起架子來，說是夜間工作不習慣。等到林霜楓表示以後完全不理時，他才將就了下來。

「在新僉所工作雖然不好，也不怎樣壞；這位慈父確實，惡習成性的金錢豹，總是愛吃浪用，成天呼嘯訴苦，聽說他那次離開又係由林霜楓暗中担保出來的：有位姓韓的同志損失衣服、手表，被那邊揀斷了一杯，看他的喉核上下移動了一回，再濶了清嗓子誦下去：『所謂道德是大家共認尚未為法律所制定的法則，而他一個人毫不顧惜的破壞，誰能原諒他，實有他呢？』

「你爲甚麼這樣討厭他？他又沒有吃過你的心肝，又沒有干與或侵犯過你的器物……我爲他給人欺侮得過甚時，一股出於純情感的同情心爲賴學林辯護着。

「還不能這樣說。千萬人拾一條道理。」他突然如其來給我抓緊的扭了一下，驚急的抵擋着說。

「你說他是寫作的人，或許他要故意這樣做，吸取社會上各種人的臉孔對於窮官富戶所表現出來的形態與聲色，來讓他們的作品的繁榮和生命也說不定。」

而李訓清挺認真地，睜着眼像有大道想要發表又不很願意對

我發表似的了，只連連的說：「好了，好了。」鼻孔裏又「唔誤」的完全表示無望的說：「我的眼睛不是生在屁股上！這點我可以自信；不過，你沒有見過此公，你見了接談過，或許就會知道我的言之不虛了吧。」

現在，賴學林正在我的面前，習慣時時本能地在搔着那癱瘓，真是使人厭，而當他搔的時候，却又有幾成在指示給旁人曉得，他的綽號是「金錢豹」似的。

他把那隻手又摸着紅瓜子，着啖着吃，有時舉起頭向四下望了

一望，瞧視各方，座中很不少劇團女角們瞧着他，爲了他自憐寒酸

這兒又回復了以前的寒酸，沒有辦法來抵擋不斷增高的生活，只好

吧，與其不能與她親近不如與她遠隔，免得心流裏愛的沈澀的再起。眼講完了一個禮，或許僅半個圓圓巡視了回來後，仍然是想些問題來和我扯談；起初他說的多是他個人的報告，漸漸地轉變為問話。

了，大家生疏，生疏用的禮節比較冗煩，且不能節略太多，引起對方的不快，故他所談的，我雖然刪節了一點，究竟口邊不等他回答

着他的時間。

「你對那些言員作何感想？」一堵着新來的一批問。

「說起來是多得很。總而言之，是一言難盡。」

「那位為什麼委員的，他少年得志，得不志自然遭謹、招罵的人多，而他自己被人一捧，便忘形了，氣餒凌人，不肯做反省的工作，坐着了屎，人家為他洗，罵了一聲屁，他們也說：『臭屁不响，响屁不臭！』」

「說心！新起才變官僚，糊塗塗，糊塗到處走，糊塗到處走，糊塗到處走！」

「你說是不是？像那位高高的、頭頂戴得筆直筆挺，請你來批評是不是自然的態度，可是，他要在大家的面前用與衆不同的舉止行動的樣子，剝削給大家看，看了對他歡呼、仰慕，實際上，樣子自己抬不高，要人們擁護才會有力量的。」

「對的，」我很感興趣了，認爲賴學林的眼光獨照，好些在革命機關裏做着反革命工作的，說是領導民衆，事實上天天用自認尊高臨下的態度。到了這兒我便掉嘴說：

「你也一定碰見過的，在會議上很譏諷，一轉背臉孔擺得惟恐人不喜歡，他們大概是認爲城隍廟裏的閻羅王是泥塑的，它會使小孩們害怕，完全是一副滑稽惡的臉孔，棺材本是不製的，它的棺材盒裡裝着大眼的一副雕像；那些首領也是人神同體，是沈括是沈括，不是一樣平常易見的，所不同的完全是一副滑稽惡的臉孔；與朱波，朱波是他們想博取一般人的尊敬，故示尊嚴，無非是使人對他的威權不敢侵犯，我常常瞧不起他們，我雖然又

不會做官，但我知道越有學識的人，越覺得自己不够，沒有學問憑一時手段，說謊謀到要職的，因爲自己空虛，不能不遮騙人們，矇騙同志，叫人摸不着他的頭腦，接着還不敢隨便暴露出來。」

那時來人漸次佔滿了席位，要員到了好幾批，好些人有所顧忌的不敢高聲亂說，響浪的潮頭似乎降低了下來，煩燥的火氣和慢了些，賴學林的談論擊潰了好幾個小組，控制了這大角落的人們的心煩，然而，好些呷着茶，嚼着瓜子或是抽着烟的，用注意力指揮着他的耳朵來傾聽那位怪狼狽的狂士的談論。

「我們都是在青天白日旗幟之下，爲真理求實現，爲抗戰而求勝利的工作者，許多人想得到不敢說，有的明知了這樣做是保守，是封建思想，可是缺少真正革命者的勇氣；沒有勇氣，則行動不免退縮，只能依依畫葫蘆的模倣，盲目的跟人跑，他們的言論行動已不是救國主義，沒有把國家社會引導走向更有意義更高階段，却推愈下流，你想可嘆不可憐！我們現在一切爲了抗建，在這個時候不肯前進力量，所以，大家所寫的所說的，都是光明正大的、恭維的、寄寓的；那些黑暗腐敗的老是不願暴露，這樣留待不敢反對、改革，唉！有道破壞，而在這張白幕像幹凍事的一點也不覺悟，不爲國家民衆的利益打算……唉，我現在議論時事，批評人物，說不定有太說是錯誤的行爲，反革命反宣傳的言論呀！」

「不要說其他，今天是文化界國民大會，所到的大都是在談生意經，毫不想出澄清文化的對策。近來，香港回來的寓公，不知祖國的苦難，需要積極解除，他們却回來辦小報雜誌而重分頭的來麻醉神經早已麻木的人們。」

忽然我的眼睛蒙上一層昏黑，握緊着手，並且另有一人笑着叫我猜，

「你猜得是誰？」這分明是許人麥浪說的話了。

我一驚不忙地用手剝着加在我眼睛上的手，一面說：與麥浪經常來往的是說話精辟多時作的小說作者周巴子，周巴子的眼睛有深度，近視，戴着像透明的綠色樣的眼鏡，大家都叫他盲公。想準了我很快地說：

「不是冒公道有誰呀！」

周芒放了手，臉還很近的逼在我的眼前，眼皮笑成一條縫，道：

「意外我到了，我又玩了一遭，是怪得意的神氣。」

當林楓留下來的坐位補上了麥浪，這位冒公幾乎沒有坐位，結果，在我旁邊的叫前座再前座的移上補盡一個空位，騰出他的席位容納了他。

他倆和賴學林不相識，經過我的介紹大家很相熟地互相詢談着。賴學林興致很好，不肯放過剛才的問題，搔了頭後墻起的癢，微微的口氣又詢問周芒和麥浪了。

「我們對於這兒的小報中於全國有何感想？」

我們熱烈議論是人生效力的，現在社會的風尚已成煩悶無聊的徵象，所以我消愁解悶的人都是二級庸俗分子，」麥浪不想發言，只好和朋友們談論所得的結論想結束賴學林興會淋漓的問題。

「我覺得這兒的文化戰士太弱了，許多都頗像魯西不敗說話，依我個人的鄙見來說，周芒故意裝腔作勢，搔捲着襯衣的衣袖：『我們應該集結一般敢說話敢打敢殺的同志，在某一種風氣初興的時候，便拿起標槍、掃、掃、殺、殺，掃到不能招架，殺到不能翻身，不然一此風一長則難矣！哉！哉！』

賴學林瞧見周芒老氣橫秋的豪情，很爽朗的開笑着來，『他們的忘你瞧，他們那些張揚水之流的章回小說、掌上通俗小說的頭銜橫行無忌，而且這說每個月掙到比我們的薪水更高的稿酬。』『這是道德論理、文化低潮時代，那些淺薄浮誇游衍、舞韻如火，根本這是沒有薪水巨流被作家冲進來，用明哲大清守家下樓多是淫穢，所以來說，社會的風尚所起是難以挽回的。』

我指中對賴學林的意見不同尋，我知道向來噴罵的作品還是害羞怕事的扭扭捏捏，多是徒虛誇張來的。沒有革命的情懷和勇氣，要成為一個偉大的像人生痛苦那樣痛苦等情況，只能接受同伴的贊美，不希望他們搖頭說：『好比一隻兔子在奔跑中倒地。』

「不過，在今日的情況，我願收人，好比一隻兔子在奔跑中倒地。」

由於它的必然的趨勢滾滾下坡，我們過去沒有向上推進，連滾下的時候拖也不拖一下，——這是我們的失職責呀！」

「是的，失職尤唔原諒，失責就不可調和。你瞧，更有幾位弟

弟，寫的作品不古不今，說它是下流的作品，又真用新的形式來寫，似乎高了半格；要是以文藝作品來評價，又完全不上算。」

『好了，……』冒公氣不過來，揮着手勢砍斷賴學林的話：『他們寫的完全側重故事的趣味。他們所寫的人物沒有典型的創造，

小說中人物的對話張三說的，與李四說的完全兩個口調兒。』搖搖頭，嘆口氣：『他們請了許多人物，除了男女有分外，簡直借他們的口和身子來講他離奇古怪的故事，加上一些抗議建國的口號，用人物具體一點解釋出來，便是抗戰的小說了！』

煤氣燈忽然漏油，油管鑿住了汽管，破裂地潰於爐底的點黑了下來

。我們都『呀』的一聲表示失望，只有賴學林還很起勁的說着：『只猶豫的，他們所寫的小說採用的語言文字，都是既成的，傳奇上說了千萬遍的，沒有一點新的氣息，一看就使人頭痛，那些故事情節的庸俗俗子，酸溜鴉肥，不運用想像，只是把眼睛飽食在故事裏，耽吸歪折舞奇的藝術，或許是學一些方言俚語來騙人，看一聲笑話窮極太極們聽了滿心歡喜，我看他們旁若無人的樣子，只好廢話發洩另一個頭去，說在桂林，重慶他們便無法立足。』

賴學林仍不放鬆這開題，眼瞞輪轉一轉，仍是說及那些沒機的作者，身子在東方明珠寫西珠的文章，從歷史地理課本上得到一點智識，報紙上看到這些題材，結合成一條故事，便嗚呼呼地哭，醉酒滂沱，比母雞上巒坐在亭子間寫鄉村破產，農民痛苦的情形格外荒唐，然而他却美其名叫做新文學，報新文學被稱為文學的實驗，遠為一體文學的新精神而不得。』

『他們名譽一時是蒙昧的，來次又想結束的說了：『我的年

是撕爛過記者新聞的報章，是沒有生命的，沉寂地躺在那裏。開始慄慄地顫，浮起來仍斷續沉下去的，在香港的小報上幾乎那類的寫作，小紅燈號都成了這款子在發音裡藏的大聲，實處裏狂野難傳，再沒有人想起他的工程了，所以，不怕他們出版更多的一「破爛驚譏」、「虎口××」、「虎穴××」、「浪蜂戀蝶狂」，這類根本不通，終與蝶決不相似，這是數淺不過的常理，為的聽恭，人說：「狂蜂亂蝶」，你對他一吸息來亂用下我，所以他們連詞否道不配。時代的潮流，大不會絲毫們存着的，他們也不想時代存在的。所以，我說他們是寫得的，來講生命的演變，學標力弱為耗，我們有空，無妨跟他們先寫好文章……」

人類學林清快極了，叫着我的名字喊着說：「小心出現，難以捉摸的，這是最超人的壞消息，這是誠人直碰的預言，要助這兩位說的，極大的主持人出現，宣告開會了。」

這席話聽說過後，我漸次發懶，林嫂忙起來。先前粗獷的東西，她聽了，心清的一傳記一，漸次給意志相投的愉快包围了起來，而自己所顧恨麻煩，自己便在前場裏坐了起來，這便是胡里巴腳地，一個星期裏，她寫了一筆名，在一家報上寫長篇小說連載，一個星期裏，她寫了一筆名，在一家報上寫長篇小說連載，那點惜此還現的小說仍然高明不了多少，有楚客還風流女君，不論事林好幾次要多害他，他認可是我覺得這是人格自覺的問題，結果我仍然是不聞不問不理會他。

漸漸，我覺得這兒的同志轉變的轉變，改行的改行，像一個寡婦的少客在黃昏古道上移行，芒鞋咬嘴着脚跟，脚掌上生起了水泡，這時我正需要一段拐杖來支援疲乏的身子，胡里巴腳地說我得到了那枝拐杖，那拐杖無疑就是賴朱林，他和我談，聲音提得很高，有聲我提醒他壓下了，我不禁會心地笑出來，他和我的大烟，他抽着皮細長的烟捲，吸足，真滿肺一吸一的呼聲噴了出來，才騎着他的椅子，他和我談，我有時雖然感到他的疥癬可怕，衣服給他溫熱發出來的藥味難聞，不過，還快時原諒對方的心情特別大，有時想說出口但是又忍了回來，最多不過把椅子移近一些，繼續談

着，烏黑的眼睛死確地放着驚惶的光。除了不尋常的討厭外，又有點以施捨叫他趕快離開念頭了。

天空的烏雲舊棉絮般簇擁着，肆虐的寒風強有力的要撕開它，解救出人人渴望的太陽來。可是幾天沒有訊息，天氣嚴寒，每天起牀人，向着潔白的汽，地上霜花鋪上了路畔、橋上，以及住居的屋舍。賴學林在茅草的屋子裏，終夜發抖不能入睡，每天一早起來，實踐他昨晚想到「謀生」的道路，可是走的路愈走愈狹小，急走愈野蠻，無理和不客氣地，走到林霜楓那裏：

「你又來了？這時候不是廣州的日子了？」

賴學林交了幾塊稿子給他，少不得又要坐收到一點稿費才肯走。

她只有幾個財文，不到幾天又輪到我這兒來了。

欲望是深固而難填的，如果他自己本身有積善和有家庭探濟還可以有滿足的希望；賴學林自己沒有積儲，我們又泥苦薩下水，自身難保的；大且接濟不是根本解決，到了錢身難顧不了時，見到此時我比他更焦慮了。

他想一勞永逸吧，除了再借錢外，說嘴摻工作要會見某委員，向我借制履鞋帽。那次借去以後，一直沒有回來，頭上的辮紋從此與學林。雖然心裏給他好意的原諒，而他却將心比心比到難以饒恕的程度。顯然心裏給他好意的原諒，而他却將心比心比到難以饒恕的程度。顯然心裏給他好意的原諒，而他却將心比心比到難以饒恕的程度。

這城市不廣闊，他的人生之路在這小城裡更是狹隘，終於在一個巷口，我瞧到他的頭後的花紋，搶上前去挽住他的腳步。賴學林愧赧的，內疚的表現出猶豫的臉相，把頭低下去，他破洞的鞋，我沒有提起這件事，只籠統地說：「我們的情友請不要為俗物稱贊！」

他會心地答應着，給我一個深禮走了，但是以後仍然沒有見他來，而且許多朋友都不知道他的消息。賴學林也好似沉淵沉下去，跟鄧乾乾，沈淳淳混和着了。

這是我的猜想，到底是不是，有待考證。

當還書大篆不明白賴學林的下落，聽見李潤清的時候，我詢問他，他說頭探問我賴學林近況，說我和他是舊友，應該給他多少消息。林霜楓一看見我也訴說，給他累得好透，踩着脚要把他踏死似的，同時還抱歉地說不該介紹給我相識至累及了我。睡了一個覺，不住又是二個，三個……

賴學林或許是易地謀生了，金錢約或是中了毒箭死了……

直到林霜楓有位朋友從湖南祁陽來信，報告他介紹來的朋友賴學林先生，到了以後，在××部保養他任少校幹事，職務是編重機政工導報。他初任職時同事們都很尊重他，以後，賴學林在他同事中間運動，說是軍隊生活太苦，待遇太薄，如果不經營商場，自己一輩子也成問題。大家給物質限制得緊，約束得緊，如同在獄裏的學生，老師老要求勤讀苦寫，一場遊戲運動的課外活動也沒有。這忽然由賴學林提出一課新科目，全體同志俱一致贊成似的。因此林霜楓的朋友一方面預支薪水，另一方面向賴學林借貸。同時還向家中籌措，三管齊下才湊足了二千五百元，由饋賜辦米，出及卷屬證明書，預備廣西米糧吃緊時通往桂林，廣東粵贛鐵路南遷至坪石，曲江，十多位同志共集了六七千元資本，賴學林的工作輕鬆，舉兩臂情形比較明白，更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定理下，大家都樂地走外勤。

林霜楓到我寓所裏來，開門就吐血，說：「我遇到這裏，心裏浮現出歡欣的顏色來了。」

「聞梅，這位見錢眼開，見利忘義的豹子頭，你怎氣不氣死人呀！集齊了資本到桂林走了一次，把餘利分潤他們的同事，大家再沒屎堆腸的湊足將近一萬元的股本，購米運來曲江，直到現在，距他發信時將近一個月了還不克回部，詢問有無來過，要是來過，叫我捉他早日回部哩！」我接到這信使我莫明其妙，我已然沒有介給他到衡陽，同時我們還不曉得他的下落！」

我預感到又一次上當了，心像掉下來直躺在床上：

「我又中計了，我又中了金錢豹的毒計了。他敢欺騙父母，當

然是故鄉歸來了！」

林霜楓莫明其妙的站起來，直趨到床頭來問。

「老兄借宿有去沒回的；我過去給他送去的款、衣物，真是不計其數。唉，他不肯離開自己的生活，以至一般文藝工作者都給影響着。」

「老兄，」顧夢林自你介紹給我相識以後，我認他是位好戰友，每夜陪他談天，便讓我常常想：自己吃盡苦學，太佔便宜總是好事。那裡曉得他所憎恨掩口痛罵的事，他想起時總覺得可怕地說着。「我翻身起來，走到桌子前，一前幾天是星期六那天晚上，他喜匆匆地跑到這兒來，我瞧他是個軍人的模樣，很有英勇的神氣，告訴我他來變了大貴人，再支了兩個月薪水，連米到桂林，只幾次便賺到六七千，結果笨地數了又數，以後從七千的數目裡抽出一百元，非要我放下不許林似的。那時我要他收回，他說以茶樓裡的人笑我們了，指着他，那時我要他收回，他說要我同登茶樓，開了茶鋪，他說他發了財嗎？」我問他，他從頭至尾一大段都說。「怎麼？顧夢林你發了財嗎？」我問他，他從頭至尾一大段都說。

「原來這要約有那樣的伙食！」

「應該算死人數！」我哀悲地搖了搖頭，這話顧夢林聽了，

強維持。飲茶、在院、買書、郵票……依然是沒有辦法。說來說去要我也加入股份，每月必能分享紅利的餘潤，剛巧上調縣立中學的校長託我聘教員，匯到三款二千元，以備給兼任的教員作路費的，我毫不懷疑地如數借給他，他還說：以後每隔五天必來這裏一次，並辦定數量要起碼帶走，他知道……」

「嘩！」林霜楓的眼流着血淚，宛如深秋的楓葉子：「你參加了這個投入股本了！」

「我喫暖，二十張伍元的關金券全交給他了，他說過昨天會來的，今天晚上還沒有到呀！」

「上當了，上當了，」舉着手掌，隨即兩手平舉開來，他丟少了，他或許還會來；不過，他曉得你發了力量，恐怕沒有希望再見他的面了！」

「那麼，我怎樣呢？」

「怎樣？你如果講真義則自己賠償，有面子騙他的樣，則置之不理亦或發聲喝罵被騙或遭劫亦是一種辦法！」

「我不能說話，只見眼前無數金星在浮沉着。」

卷二·十·於都西郊外

不再介紹著者·暫且報告內容

• 再版出書價十五元 •

這冊長詩集初版售罄，再版已出書。

讀者忘記了篇名，本社願意奉告：

白雲山人
林霜楓著
光與黑

• 著森盧

有：聲音 圖山 墓碑 楊柳葉 樂曲 聽歌 猶太人
在賓陽 第三輯有：新歌等 光音 幻歌 壯歌 楊柳葉 樂曲
定價國幣二十元 外埠費二元六角

廣東分社總經售

地址：曲江風度北路五號

• 同業批發八折優待 •

• 歌之鳥倦

傷
票
的
故
事

莫元貴

事故的票據

在全班弟兄裡，他和呂錦、林保廷，何錦三個頂要好。本來他跟誰都很講得來，只不過呂錦、林保廷、何錦他們三個也說不覺得怎樣。

他是曾經殺過四個兒子的魔士，同時他自己也會負愧萬，而且這是重傷一那許久以前的事了。當八二三上場，演連環，殺沒多大，他就脫離自己的部隊，到火線裡去。就在那年十月二號的早上吧，他便第一次的掛了彩了，從這兒醫官便頒給他一張傷票。這個人，他就是學在弟兄們談話時，從口袋裡拿出傷票來，甚至於連他的前級兒子的好子孫，並且這也是久遠以降的老輩，在第九班個人也還免十分地佩服。他是長得怪裡怪的，頭子極貴得派，兩條腿，他是一副黑色的人物了。甚麼他都知道，也甚麼他都敢作敢為，不要說全班弟兄對他敬重，就是班長和副班長，他都要老練的老練的，那一天，工夫大忙，他特地到，除了害病之外，打車守他走，他走過城門，就是一打車，橫行市他都寫作家常便飯，他，正因為他這樣，都做得來，是以全連的弟兄就議是「模範兵」——模範兵的這榮譽，而他說這名字倒說很少在弟兄們的嘴中聽到。在起初，他姿質有點笨拙，後來因為弟兄們叫得多了，他也聰明了。

是第一所會經受敵焚燒洗禮過的鄉村，村裡的家屋是破破落落的。他們的牆壁上立着各類牆板，有的牆板是紅不點個斑斑點點的，有的牆板是黑漆漆的，偶而也會有牛腳皮掛在牆頭上。他們的門叫了兩聲便以張旗飛去了。誰到什麼地步呢？道誰也不知道，也沒有誰去理會它。那些塊牆板長年受到風雨的剝蝕，已經漸漸地瘦弱下去了，也有許多倒下來了，地面上有此那，整牆的牆板現在可真有一家人家了，但有時或許也會有一隻野狗無精打采地跑過，但這以外還有一些什麼呢？當然的竹籬都沒有了，村的旁邊有幾株大柏樹，大柏樹和人相高大的打不倒，她最後那一間房子早被成不打也不倒的小房子，濛濛的濱水從老遠的地方流下來，彎彎曲曲地把這幾株大柏樹圍成了個半月，當人衝到四邊去才特別地砍倒，被沉到地下去了的當天，水照例在漲，沒有半秒鐘停住的意願要暢光，看來這時濱水前面這段水便作了她的碎金，或為天藍的所幅更顯威嚴。在這兩面的雪邊橫鋪着我塊還算半滑的大石，究竟這石是誰？在這裡的，這是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過問的。林海音說溪上，這是二這兒負責警戒任務的戰士們，一張張成了一片牆牆，他們這班弟兄自己朱叔起外，他們都跑到西面百多公尺的山地上，靠著石塊上大侃談，約略那兒比較涼快一點。橫豎他們是沒有事的閒物，可以去，實在也不能夠去，他們負着很重要的任務，這他們自然不能擅自離開哨所，他們是由排踏派出來的獨立軍士館。人情冷暖，論裏者當作酒子來使用的漱口蟲洗了一回之後，便又讓酒他們的營房，方才趕去下苦得場。林保廷和何錦他們幾個都披掛著執事，一搖一擺的行動著邊釣石塊上來。就在那兒坐了下來。

「他們是四川的。是援兵來的。」

「咱們這次連鬼敢嗚。老子又說不來。那咱們豈不是一聲子要在这里守！」這是何錦的聲音。他說着便站起來了。左手插在腰

間，右手握着拳頭由右向左斜斜的一揮，像在要表示出一個什麼意思來似的。但是誰都不會注視過他的動態。接着他說：「要在這裏守，說不如咱們找鬼子打。這個方法許多」。他把右手的拳頭鬆下來了。口裡吹着沒有腔調的口哨，把剛才說過的哨吹得極不知去向，于是他坐下來了。呂得勝和林保廷沒有做聲。突然地何錦跳到水裡去了。水花驚奇得跳將起來。「魚！」何錦大聲地在叫着，双手揮到溪水裡去，接着，沒有針腳，一會兒又縮了回來，站起來，仍就回坐到石橋上去。

「鬼子這麼大還沒有本領把他捉着，魚，這麼小小兒的，沒在水裏，你奈何它得？」呂得勝看見何錦那麼的情形便半真半笑地說着。林保廷却一聲不响。

「哼！禿起鬼子來真要給氣死了。老子不抓他媽的幾個來燒灰心，無論如何是不服的」。何錦說了便把視線投到呂得勝的臉上，但很快的又收了回來了。呂得勝可沒有什麼表示，繼向他說：「總有一天老子會給他一點利害」！說着把頭仰了起來，三分鐘的時間慢慢地在過去了。大家呼吸的氣息似乎很調和，平靜。

「這仍是何錦的聲音。

「你想起了什麼？是不是想起你的婆娘兒女？」

呂得勝翻着何錦眼了一眼便不經意地在問着。

「那我可不要想她。」他把聲音停了。一會兒說：「婆娘兒媳婦是不能想起的，可是老頭在我心頭上的是那該死的鬼子。他全打了老子一槍，這個就不報那就算逼個王八蛋。」

「我話係契弟！」林保廷是廣東人，說的也是地道的廣東話。是的，他們三個人之外，林保廷和呂得勝都是外省人。

「他們是廣東人。是援兵來的。」

「謝了，當鬼子第二次進攻寧波的時候，他們三個都是在島頭一

被槍傷的。他們最初是守着良田鄉斷面的金雞腦（山頭）。

「當公發覺了他們的目標而來攻擊，他們等也趕鬼子除了「快」之外還有點

寥寥，敵人的步兵爬上來了，我們是一槍一槍的向準敵人的胸膛和

腦袋打去，於是敵人倒下來了，屍身在湖底滾，但是我們的耳朵本

來了，而且越來就多了。照例，他們對敵人，敵人也是一槍一槍的向

機器槍的火舌伸着，他們的胸膛，槍齊着他們自由的生命都聽敵

人的砲位還殺到他們鄰近的山頭，寨頭來。於是他們的陣地雖然受

了威脅，但是何時要他們敗退，不管是敵人的步兵或騎兵衝進來

甚至飛機也在向他們轟炸，而他們都不會向後退過半步。他們也看

見，敵人佔領了良田後面的山峯——石榴花山了。又還有些弟兄

更爬上比它（石榴花）更高的山峯。那時候我們的火力是居高

臨下，子彈是一顆顆地打在敵人的身邊或頭上，不由易中人不被擊

退，他們一一守在金雞腦上的弟兄們看見了這麼一幕就抬起摩挲着

的手掌上吸了。他們是很沉着地，一點兒沒有驚惶，摩挲着的手掌

那麼地向前來的敵人。真的，只要轉過准許他們這樣做，他們

會失悔，而憤怒的火焰把他們燒得再也不能忍耐的。只在他們身上的一

武器有效射程裡，也許有看明確的目標時，他們看見眞切有希望的

子彈上吸了。他們是很沉着地，一點兒沒有驚惶，摩挲着的手掌

那麼地向前來的敵人。真的，只要轉過准許他們這樣做，他們

會失悔，而憤怒的火焰把他們燒得再也不能忍耐的。只在他們身上的一

遇，他們那裏埋會得了這許多，（暫停，也許速度加快，動作是充

實在當時的戰鬥中了。）至于掛彩，甚至給打死了，他們明知道，這是或難避免的命運，但誰又要去避免它呢？呂得勝、林保廷、何錦，他們都在這樣的情形中接受了這無限光榮的厚禮——掛彩——了。何錦受傷的部位是在面部，林保廷却是右眼貫通，呂得勝的腰

裡頭上都會着了子彈，但都還算是輕傷，只發了不到三四個月便已

痊癒出院，歸隊服務了。這雖然仗火他們是經過了好幾次了，可是這麼一次掛彩却是他們破題兒的第一遭。他們是初次嘗試了這樣的滋味，他們要攀援的事實上，鮮紅的記憶，他們沒有一個時候會忘掉

，這三個人他們是受過榮譽的洗禮的，他們不祇是同志，更而還是很好的朋友了，因而他們總愛玩在一起。時間過了許久了，他們就

在這些時間裡把玩着這幾光榮歷史的事實，但是他們的意態可很輕

鬆，他們披負着警戒的任務，在溪旁的石塊上，又把那紅色的印象從記憶中勾出來。

「是的，何錦，我可不要緊，傷在我的腿上，給褲子罩着了，誰都不會瞧見，就是眉骨也不要緊，只有額上一點兒疤」。這是林保廷的聲音，他現在可不說他的地道廣東話了，說完他的右手便

不期然而然地摸到自己腿上受傷的疤痕上去，隨着又把褲脚捲了過來，低下頭去把傷疤看過一回了說：「何錦，你臉上的疤痕就是你

的記號吧，可是你說錯了，要是你回家裡去的時候，你的老婆準會

不認你的！」

「你媽！」呂得勝一下指導員說過才，這是光榮的「標誌」呀！光

榮的「標誌」！我有了這個疤痕，還有什麼不享光榮，還怕什麼老婆不起來給你！」

何錦的談話更响亮了，他從青年的指導員口裡吸了一根點

煙，他從前完全不了解的新名詞了，他用半個名詞是很好的，

于是他慢慢還名詞去配合他的疤痕，「這是光榮的呀，他的這個壽恩沒有說完懷疑，現在講起來了，雖然林保廷和呂得勝都是滿着

同樣懷疑的事實的，可是他的光榮正如他所學會了的名詞——「標

誌」一樣，是時刻擺在自己的身上，誰都可以看見的，因此，他驕傲

着，笑起來了。

「聽得你還真想說，光榮……」。

「怎麼不光榮，你忘記了麼，當我們還在醫院裡留醫的時候，那些來慰勞的男人、女人，有那個不說我們是光榮的，老林，你也說是光榮的呀，虧你自己看輕了自己」。何錦不，林保廷說完就搶着把他的話兒打斷了。

「不是這麼說，何錦，你別誤會了，我們掛彩當然也是光榮的，可是我們敵人打傷了，自己不會捉着半頭鬼子，這樣是光榮的，不能夠。呂得勝，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對，對」，何錦銅質成地說着。

「……」。

林保廷的話實在是說得太奸詐了，他太會說了，呂得勝也要忙地點頭，表示贊同他的意見。

「這就够討厭了，鬼子又總不來，咱們老在這裏放哨，他媽的，鬼子敢再來，咱們三個不抓得個把頭的鬼子來老子不是何錦，你不是林保廷，他不是呂得勝！」

「師長說過了，抓住了一個鬼子有一千塊錢打賞」。呂得勝把許久以前在紀念週師長說過了的話從記憶中挖出來。

「如果抓了我主張這孩子還是不全好」。何錦露出新意見來了，他的記號與他最相合了，要是你回家裡去的時候，你的老婆準會

不認你的！」

「幹廢不外」，呂得勝對何錦的意見不了解的簡單問着。

「一千塊銀子算數，我們給打傷了，這個仇沒，找誰來填償」

「是的，找誰來填償？我們就正要讓鬼子身上找出路，不，這不是出路，是我開心，是復仇，是洩恨」。林保廷說着笑起來了。

「這也許不行，誰都在這麼打算，我們把槍弄好了，給官長知道了，那是不行的。我要拿一千塊錢，吃幾頓肉，倒有點意思」。

林保廷可提出「吃肉主義」來了。

「……中連隊兒殺氣高，日本鬼子那裏逃，狂風搖飛旗，敵屍橫臥山腰，腥血流遍酒荒郊，雞翼大泡滿地熟」。

沙礫的歌聲從山坳後邊盪漾着。他們聽得出這是張德成最愛唱的那首——「我們得勝了」。于是他們一齊站起來，伸長了頸兒瞧向山坳那邊去。張德成摸過腰背槍一搖一擺的蹤回來，邊行邊唱，一會兒聲音停下來了。他慢慢地轉入了茅房，但很快地又從茅房裡穿出來了。

「我們的模範兵來了」。呂得勝這麼呼喊着。

「模範兵，快到這兒來」。何錦也是用着「模範兵」這三個字來代替張德成的名字。

張德成慢着腳步，站住了，可不會做聲。

「張德成，到這兒來」。何錦也在促逼。

「你們玩的什麼？」

「玩什麼，你來就是了」。

「……沒有動作，也不會說出什麼。」

「去，他不來我們把他捉來好了」。這是何錦的提議。

當真，三個兒一齊湧過去了。何錦在後面推，呂得勝和林保廷捉住了他的手，連拖帶扯地，向着茅房走，張德成這時候可變成他們的俘虜了。意外地他竟馴善得什麼似的，道他們是玩真的了。到了石塊上來了，一起又坐了下來。「怪有趣的俘虜」。他們說着把李離開了。

「你們三個究竟幹什麼？」

「去，他不來我們把他捉來好了」。何錦說。

「你們剛才談些什麼？」

「是的」何錦說：「我希望找點兒有仗打，那時候我們準得抓他媽的幾個鬼子來一橫着他說：『要是我們當真把鬼子抓住了，張德成。不，模範兵，你主張把他幹掉還是解到上邊去？』」

何錦說着把頭朝向張德成這邊來。像是等待張德成對他這個問號的回答。

張德成「我有兩種主意，要是事情容許我們的話，我是主張有個痛快的，如果不這樣，把他交給官長也行」。

他們三個對於張德成所說的話都明白了，而且對於這樣的決定

也沒有什麼不同意的地方，于是他們這小小的談論也就算是有了結論了。實在，張德成是個老軍漢了，他的態度——也許某些情事的指點都很公正。如果弟兄們裡頭有了什麼糾紛而請到他來做公正人的话，他就很有決斷地指出那一邊是對的，那一邊的道理比較短了些兒，許多弟兄們都是很佩服他的。連長和排長稱他為「模範兵」，在全連之中對於這樣稱號沒有半個弟兄是不同意的，他的資格真够做一個班長有餘，連長已經說過了，只要有機會，就準得升他的。這他顯然是個「預備班長」了；他喜歡這個，是以他的什麼也就比做個更好些。

不知道是怎麼樣的一個動機，池發軍衣的小袋裡摸出他負傷給救護隊扛回離火線十多里處近的樹叢所一位近親跟姓王的書寫給他而他印認同生命般寶貴的那麼一張傷票來了，把玩着，笑起來了。

「這是模範兵的傷票。」林保廷說。

「對了，這是我的傷票，是重傷的，我還記得起，我殺過了四個鬼子了」。說到這裏，他可露出十分得意的樣子來了，笑意掛在唇邊，接着又說：「這麼一張傷票，怪那個……」聲音又停下來了，眼睛從傷票那兒移到遠遠的大邊去，像在想起了什麼。不，他簡直沉迷到一個鮮紅故事當中去，腦子裡湧起高高戰鬥的輪廓來，從這個時候起，他的眼皮合起來了。於是這個怪熟悉的場面像銀幕那麼輕妙地勾出一簇模糊的血影來，這影子又漸漸擴大了，裡邊隨即跑出了許多鬼子來，火化把心頭的血燒得十分難受。彈丸像雨點般惡躍，細密的火網密罩在他們命運的當中，砲彈在炸裂，紅色的刺刀像野鬼般在跳躍，「力也却無言地咆哮，一生」在不斷地怒吼，大家都懷逞狂的野獸般嘶，拚，拚個你死我活。剎那，毀滅的狂潮退了，他，張德成看得很清楚，一個眼睛淌着紅血的敵人現在他的面前來了。于是他便狠狠地把刺刀向連伍人的胸前一刺：

「回你媽的老家去吧！」

至多不够一分鐘吧，他却做了一回「醒時之夢」了，不，這不是夢。這是他的另一不同的徵兆。何錦帶着把歪斜了的身體重復地正起來，呂得勝和林保廷的視野不約而同地投射到張德成的臉上去，張德成這才又把那要射出火來似的眼睛睜大起來，瞧瞧何錦他們，艾鏡過一回手上的傷票，在傷票上的那兩道紅邊，最是使他驕傲，他是明白的，傷票背面第一條那三列橫排的五號鉛字有「兩側之紅邊」，這才表示何錦步行「這樣的說明」，在正面的「正確傷情」一欄裡却有用藍墨水寫的「左大腿貫通，右大腿彈傷，左手擦傷，左腰刀傷」十八個相當潦草的鋼筆字，這些，他很熟悉，他喜歡拿這個來誇耀他的戰功。「你們可知道麼？這麼一張傷票，他說着，將眼光向林保廷他們掃過去，往後又說：「講起來真是有點……」傷票就是你的幌子，怎麼？這是怎麼得來的？你還沒有細細兒對我們說過，你說，是怎樣得來的？」

「是怎樣得來的？」
呂得勝把張德成的話截住了，他在追問張德成傷票獲得的原因

事，那裏，他是要張德成講述作戰負傷的經過。林保廷對於這個意思也在附和着，只有何錦還在譁語着。張德成可以說是完全了解他們的意見了，他隨手把傷票塞進了袋裡，臉上漾起勝利回憶的微笑來，但很快地又平靜下去了。

「說，我說，只要你們來聽。」

「說吧」。何錦這才開口。

「我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三號農忙負傷的，我還清楚地記得，那時候我在××師××團第一營第一連第二排第五班，我一樣地是個上等兵，在戰壕裡，每天都跟鬼子算着人命的把戲，機關槍吐出了長得銳利似的那麼一條紅色的火舌來，把鬼子困得連頭都抬不起來了，只是我們跟鬼子隔得很近，如果是力氣大一點兒的那就手榴彈都可以丟進去，我就總愛這麼做着，但誰都沒法把頭昂高一點，每天差不多每個時候，我們都躲在戰壕裡，驚惶地朝着敵人警戒着，我想老這樣藏下去多難堪，難過的，難過盼望出擊命令的叫來，

我的心裡更像螻蟻在爬，果然，機會終於來了，有一次吧，日子可記不起来了，班長偷閒地對我說：說是營長命令，派我們全排到晚上二更時分去摸營，這大家都高興得什麼樣的，我快活得睡不着，沒見過水又粗又譏的拳頭來，砰！他媽的，鬼子把我的手打傷了，可是不要緊，那是輕傷，只破了一塊皮和傷一點兒肉，可并不見得什麼，後來，時候到了，班長領着我們出了戰壕，悄悄地翻過右側方的竹林，摸到鬼子的陣後去，他可一點兒沒有發覺，二十來顆手榴彈一齊丟過去，轟隆！轟隆！轟過了我們馬上就擴過去，這一次鬼子吃了我們的大虧，從黑暗裡我們摸着給彈片炸死了的鬼子的屍身，十四顆六五步槍和匣挺輕機槍都到我們的手裡了，這一個把他通幹掉，這我們才繞由勝路回到自己的陣地來，把戰利品繳到營部去。

「自然啦，我們還有什麼好怕，我們和死只端一層紙，漸漸地我們的弟兄少了下來了，只要陣地守牢就好，可是大家的心差不多給吊了起来。」

「沒有休息過，辛苦，唉！這是沒有辦法的一回事，也記不清楚有多少時候了，沒漱過口，抹過額，更不要說洗澡和換衣服了，誰能睡得什麼似的，虱子咬得又癢又難受，這兒，瞧，打，撓虱子，却就是我們每天的工課，有時鬼子的火砲轟得最密的時候，我們照例是不理會，捉虱子的依然在捉虱子，砲聲特別響，兄弟們也把虱子撕得特別响，得，「看誰的啊？你的砲彈老子撕虱子可真比你更响」，這些玩意……」他把眼睛向何錦他們掠過一回之後又說：「我們一連人數是一百多人的，可是後來漸漸少下來了，我們第二排的排長給打死了！本班的班長也掛彩了，全連的人數只還有三十多個人，可是陣地運動都不會動過，到了十月三號那天，就在那天早上，天還沒大亮，鬼子冒着我們的砲火過來了，我們陣地上的兩挺輕機和一些步槍手榴彈都沒命的叫，鬼子倒了許多下來了，靠近了，鬼頭面朝了，大家沒命地裝上了刺刀，我家一匹剛拉了的黃駒駒，應從心裡跳起來，于是再暴跳不住了，衝上去跟鬼子搏鬥」。

大喊：「第一串鞭炮發響了，連長便飛速地高喊着，很快地把步槍拿在左手的兄弟身旁邊拾過，再步槍來，那就在他的腰裡拔出了刺刀，連長裝到槍尖上去。我首先跳出了戰壕，這時候，肉搏開始了，通靈透亮的彈匣子砲的鬼子跑到我們的面前來，我跟三個鬼子格鬥着，連長和三十多個兄弟都跟鬼子格鬥着，當還見一刺刀刺門的聲音，給刺死了的鬼子和我們的兄弟倒地的聲音，腳的聲音和許多聲音我都可以聽得出來，那我抵抗的那個鬼子，發了得，他狠狠地把刺刀刺進我的肩膀裏過來，我奮力用槍桿頂着刺來的刀尖一擋，驅第二個回來，鬼子可真狡猾，他把身子一閃，于是我就了一個空，再回轉過來，大家的刀尖都瞧準敵人刺過去，不偏不差，我左手給刺傷了，同時鬼子的左忖也給刺傷了，好了好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心裡這樣想著，也不感覺得什麼痛苦不痛苦，當鬼子的刀尖又刺過來時，我便奔跑馬步，用盡了全身的氣力把鬼子的槍桿打下來，並想在這個時候結束這個王八的狗命時，可是因為用力過度了，自己却翻了個大筋斗，還來不及爬起，鬼子却死命地向我的身上跳下來了，於是我要了槍把他的頭髮扣着，兩個浪做一圓，我想這準不爲了，如果另一個鬼子把我弄掉也是可以的，還好，我還沒有給他們這個，我把手去扼鬼子的喉嚨，這他可急起來了，機關槍響的聲，我轉來却一點不懂，眼翻轉來了，我趁着這個機會擡起來，順手拿起鬼子的槍來，把槍托向着他的腦袋一撞，够了，第七個鬼子給我弄倒了，我得去帮其他兄弟們的忙，這一次我總共結果了四個鬼子，這里，兩方面都有增援，越來越那個，保險然，齊和從那裏來的補彈把我的左腿擰了木木的一塊，右腿，左腿，就受傷了，他說堅苦來說，聲音像怒潮般越過越濃，彷彿仇恨已把他的舌頭之芯在這時候重燃點起來似地，這個粗壯的拳頭不知從什麼時候就擋了起來了。

這他不能聽，她謹的聲音，竟遠遠的傳來了，我長氣了，說：

子跳過了五條交通壕，我剛裏邊有力量來支持我自己了。我的氣力用盡了，又是摔倒下來了。過了許久，這才有架梯子爬進來，轉運到後方去，當到離開火線十來里那廢墟裏的一間小房子裡，才由一個醫官替我敷藥，並塗給我一時傷藥。後來，轉到嘉定，就在嘉定，關給我兩個月的假，便把車械等東西山運到蘇州來。蘇州莫橋第一醫院留宿，因爲我是重傷的，所以第二天就把我轉到天錦莊英國人辦的博習學院去，後來又轉到武昌軍政部去，後在蘇州南京一二三五後方醫院，漢陽縣正街天主堂傷兵醫院，最後才轉到蘇州帶樹的陳電總理院來；出歸時可換不着原部隊在那兒，道遠到蘇州這裏來，跟你們在一塊。

「你真够運氣，殺了四個鬼子，我只打死了一個，這我是無限看見的」。

「呂得勝的聲音成爲這麼一回故事以外的樂曲，說過說把耳朵堵住，張德成把他作戰受傷的情形有聲有色地說過了。呂得勝林保三何錦都向他投着崇高的眼光。

「是的，也許有，自己還不會看見」。何錦對林保三的說話在附和着。

「够了，我總算够了，四條鬼命，一條傷要計。」

張德成半起嘴來說，格勒，他笑起來了，突然地他把左手抓住了肩得勝的胸脯的軍服，右手抱着拳頭，舉了起來做手勢。

「呂得勝，如果你是鬼子，我這一拳下去，準要結果你狗性命」。

何錦在旁把肩得勝和張德成的身一推，他倆不會提防，倒下來了。林保三手順快，他把何錦的頭一扯，何錦立腳朝天，張德成却躍轉身來把他抱着，林保三跳離了右塊，尖起腳來，脚尖

他們愛玩，玩壞了，就都說起來了。太陽映着微弱的殘暉，溪水仍在向遠方奔流，而像頑童的身軀沒入李房去了。「……民衆走路只一條，生存惟有抗擊」。沈醉的歌聲在李房裡響盪出來，蕩開南國無邊之寥寂。

兩個士兵的故事

叔孫如鑒

環山澗水真是好景緻

王金榜，在那兒

看上了一個大姑娘

名兒叫做什麼翠蘿子

王金榜，是一個

粗魯的兵士

他，吃飯一頓六大碗

但不認識半個字

他在廂房裏第一個睡

就打橫身才矮了點

編起隊來總是站排尾

你說他暴躁可不對

他連挺心病

的確比誰都大些

就譬如：他恨不能跟的伙伴

吳得標

那個瘦長的小夥子

捕風捉影的一點事

王金榜底心上

磨着燒起一把火

把那和氣老實的

吳得標，看成眼中釘

對待他總惡聲惡氣

可是吳得標並不懶

還給他老是一付笑臉

四月風

他們底隊部

在廂房裏

翠蘿子

二年已經過去

二

他向她

丟了一千個眼色

那姑娘可理都不理

但有天，他看見

吳得標

在河邊幫翠蘿子扭水

兩個人，一路走

還一路笑着談天

隊伍從貴州開到江西
跑過三四省，打過七八仗

三

還是改不了從前的壞脾氣

王金榜

三天，五天，總要抓件小事，跟那

吳得標找麻煩

還沒有說去

吳得標沒留意

真不巧，有一次在王金榜底腳上潑了半碗水

他連忙小心地陪不是

王金榜却又動了疑心

認定他是有心尋事

於是，眼瞧差點睡熟了

厲聲「×你娘」就要動刀子

散兵隊，經過了

陰溼的苔蘚地

經過了

灌木叢。赤松林……

每一支槍尖向前指着

王金榜在這散兵隊裏面

吳得標也在裏面

突然間
忽然倒了

讓他們兩個

翠蘿就愈來愈深

被擋住了

敵人已經發覺

而且已經開始射擊

我們底弟兄毫不怕

我一腳把敵暫時藏起來

一有機會便又向前進

步槍從他底李連喜下

醜惡的念頭從他心里凋謝

這時，吳得標回過頭

看見了王金榜抽搐的身體

他罵咀着

自己底粗魯和愛心

管顧着吳得標底寬容

但終沒有勇氣

把那醜惡的臉密露出

王金榜，伏在

一個小土堆後面

看前方，不遠的樹底下

臥倒着吳得標

他那討厭的朋友

他底對敵人的忿怒

竟被一個狂暴的念頭

轉到吳得標底身上

吳得標怔一怔

跑到他底身邊

解下腰腿

給他，好創口，止住血

低低地安慰他

叫他別着急，靜靜地救護隊

而後才離開他

跟着別人衝上前

（接2頁基前）

我們會永遠牢記着

你對人間最後的呼喊

敵人還沒有打退嗎！

朋友！

像現在已如幸福的種子，

深埋在祖國的風聲裡，

深埋在自由的土地中。

呵！「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

就必還有王金榜的影子，

從此在有吳得標的地方，

他們互相幫助，

他們互相鼓勵，

就象同一個家庭的兄弟

互相關切，

以後，他們參與了

許多次猛烈的戰鬥，

那曾經被他懷恨了的朋友，

於是，他咬咬牙，拾起身

把槍對準

吳得標底後腦

反正，在戰場上，打死人

正當他右手按上扳機前的一秒鐘

敵人底槍彈

找着了他底胸膛

也不會料誰知道

吳得標底後腦

見到王金榜

他的彩已經理口

用微笑來迎接

那曾經被他懷恨了的朋友

他差等地

解釋着過去的誤會

他們建立的功勞

分不出你底我底……

他感謝吳得標救了他底命

誠懇得

眼淚都流出來

血從創口湧出來

疼痛咬着他底心

他掙扎着

在地面打著滾

吳得標一怔

跑到他底身邊

解下腰腿

給他，好創口，止住血

低低地安慰他

叫他別着急，靜靜地救護隊

而後才離開他

跟着別人衝上前

四

曲江，上善村

一九四二·五·廿四·夜

城

城

我又來到了兩年前曾經一度到過的一個小城子。當我由三十里外的一個地方來到這裏，是坐着一輛載貨的車來的。那輛貨車的車輪已經報廢，彷彿是一塊似的，四隻車輪下面便發出嘎吱的沉重的聲響。而且，因為路面很壞的原故，車子更被顛簸得厲害，有時把我撞倒了好像半空，有時却被壓倒的東西倒壓在我的身上。我望着一尺見方的車窗，一帶的青山緩慢地向我們紛紛的後撤着，我不禁苦笑起來。我們畢竟是坐在車子里。

告訴你，那二十里的路裡使得我非常疲乏，疲乏得好像一匹牛深耕之後站在田塍上，在喘氣。我穿着我的鎗，正好走了一時多鐘，才到達目的地。

我來這個小城雖然不算怎樣熟，但也不會怎樣陌生。而且使我驚奇的是這裏的什麼還是和兩年前一樣：鋪戶，街道，一切一切，都彷彿沒有改變過。連住在那里的人們的聲音，笑貌，都是昔日那樣的情態，快樂。然而，雖說這里和我并不陌生，可是已有點生疏。若不是我還記起這里的一個機關，里有着我的一個朋友，而且他還寫過信給我，我真得好像冬眠之後的一只熊該了。

這便是我踏着石子路，轉到設立那個機

的建築，然而，里面的人却有點不同了。魏以前的一個首長，不恰當地一般人的意思，在一個什麼會議席上，便給人大肆攻擊，有一天，在整個機關裏竟發現了五光十色的標語，要叫他避席讓賢了。結果，他不得不場合了。而另一個新的人物便登場了，這個新的人物是本地的年青人。我那一個朋友，便是跟着這個人進了這個機關去。我遇到了他，像我到了多年隔別了的愛人一樣，我們歡喜得流出了眼淚。

就我們談論這裡的事情，幾個月前這里鬧了一次旱荒，有些地主居奇，收穫幾十萬石，照他們的統計數字來看，耕種的人已經遭殃了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了。所以，這百分的砍，便是由他們這一代，以他們的血汗來換取的。我們的祖先，以血汗來潤澤滋養這一塊土地，十九以上的人便和土地有著相同的運命。他們的祖先，以血汗來潤澤滋養這一塊土地，現在便是由他們這一代，以他們的血汗來潤澤滋養這一塊土地了。我想起一切的農耕者，故事，許多事情雖然都使我感到得不着邊際，然而我却實際地熱愛土地，因為我們所踏的鄉土。

我想起在我的記憶里已經殘碎，爛了的鄉土。

因為鄉里密邇大漠，所以鄉里的人風氣較開，四方奔走的人也特別的多。由於這些人，尤其是一般農耕者，因為米價天天上漲，刺激了什麼東西都跟着上漲，然而，那些囤積居奇，搜刮錢財的人却大大地發了一筆財。

這便是這兒的美惡的線索上的「點經濟的黑影」，可惡而又可恨的經濟黑影。

這便是正面是壯大的工作，還有一面是

給弄得昏然了。而那里的人，便在馬路上跑着，在家里閒散着，一天一天的白過了去。

而那些土地呢，沒有人耕種，即使不像英吉利、奧大利的貴族或大地主，常任土地上滋生竹樹，繁殖野生鳥獸，以爲遊獵之用，但卻是在一種放任的條件下荒蕪了。就是有人在土地上勞作着，他們也是種着一些無關重要的東西，他們種植着果樹，種植着其他珍貴的植物，因爲那樣可以高價的賣給一般貴族的人，即使大多數人還沒有飯吃，還需要到外國去一船一船的運來了洋米。

如果是說什麼地方、什麼事情，都有一種因果報存時，那末，他們現在問餓誰，發生糧食恐慌，那便是他們自己種下來的因，才結了今天這個艱深的果。

我現在又走着那些狹小的、曲折的、許多地方還有點骯髒的石子路上了。

我彷彿要在一些地方裝出和以前不同的地方，然而那些人們依然是那樣的樸素，誠實，十足的中國的典型的物質，雖然他們的誠實，樸素裏面也有許多惡態，但那樣才使人可憐，才使人相信我們民族的偉大的性格。

我記起了兩年前我在這裏時得了病的故事。雖然這是無足輕重的故事：

那時我住在一個朋友的家里，有一天，我渾身不舒服，我覺得病魔也許已經襲擊着我了。因爲那時城里正盛行着一種瘧疾，而且，我的身體又是發了一點熱之後，又發一陣冷，所以我斷定是那吸血鬼一定又要吮吸我身上的已經是那該貧乏的血了。然而，有

誰料度得到，當黃昏輕盈地拖着蟋蟀作聲的

裙裾來臨時，我的下顎却紅腫了。一夜之間，它的燒兵速率至是驚人，差不多連整個下頷都腫漲得像一隻大的南瓜。

我感到生命的被無限制地威脅着，我連一滴水也嚥不下，我的聲音變得是這樣的低沉，呼吸也沒有節奏。夜間，在房間里一個人躺着，是那樣的荒涼，那樣的慘淡。有如深夜中走進了荒郊野屋，沒有一個人影，一點聲音，一種顏色。我的生命的版圖，日漸縮小，彷彿要連立雖之地也沒有了。

我請過幾個醫生，吃了幾貼藥，打過幾針，他們都不同地說我患一種病，然而那個病却依然一樣，沒有痊愈的希望。這時我的心却更焦急了，差不多願意快些死去算了，免得再受磨折。然而一個偶爾的機緣，來了一個本地的鄉人，他替我找了一點山草藥，更吃了他的兩點中藥，說也奇怪，我那個病在兩三天之後便痊愈了，痊愈得好象我沒有病過一樣。我還彷彿做了一個不小的夢，後來我夢醒了，依然在那些草地裏散步，在街上行走，見了一些鄉人點頭微笑打招呼。

由此，我便有了一个信念：中國的事情，有許些是屬於別人的，雖然我們的科學不昌明，一切的一切，都還沒有發達，這却是要怪我們的封建歷史爲什麼要定了二千多年，我們的民族是那樣的保守，不知進取，我們的整個歷史簡直就比鴻牛肥羊還要慢些！

告訴你：我由一條曲折的道路，拐了一個小彎，來到了那個曾經醫治好我的病的那個鄉人的家里了。

那一個家的門虛掩着，裏面沒有一點聲音，連蒼蠅的飛叫聲都聽得見，這使我頓然地胆怯了，我竟不敢去把那鑄銅鑼輕輕的扣響。一會，有一個小女孩走了出來，她帶着

她那雙手躊躇的不敢敲一點聲，一聲的帶着懷疑，不安，畏懼的心理。後來那小女孩告訴我，她的祖父，她的父親，哥哥，統統都到鄉下去了，只剩下母親在照顧他們。這時我才發現門前正點了一對紅燈，還很新鮮

而且整齊，也許不久的過去，那個發治好我的病的那個鄉人又替他的兒子娶了新娘了吧。

這時，我記起了有人說過：有兩種互相矛盾的念頭，在人類的內心越來越衝突：痛苦的念頭，使人類的內心越來越痛苦；希望的念頭，在現存的生活的烏煙瘴氣裏，希望的是在這塊土地上生存下去。而且，這要做得好和生活得好。但在目前，除了消滅強權和這兩種念頭是不可調和的，我不能說話，因爲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長，唯一的希望也是在這塊土地上生存下去。而且，這要做得好和生活得好。但在目前，除了消滅強權還有甚麼方法呢？那末，在消滅強權的現存生活是否便可靠都是烏煙瘴氣呢！我不信人類的樂園也只有人類自己才能完成。

「我們無論怎樣也要生存下去，爲了生存下去，我們不但要做得好，而且要求生活得好，因此，我們便須消滅強權，人類的樂園不能只是書本裏面的文字遊戲。」

這是一種極端的語言，一種嚴正親切的聲音。在我腦子裏雄亮地响着。

生活

卷之三

一 是 諸 爺 公 館 嗎 ！ 祕 書 回 來 沒 有 ！

「我便是，你是那裡的？」

卷之四

解除警報的鈴聲剛敲過不久，一輛新式的雪佛蘭牌房車，用着輕巧的速度，奔向市區。

用汽車走警報，是詐欺犯的舊招。照例，每當警報的鐘聲一響，他就坐着這輛車，向市郊駛去。惟有借用汽車走警報的理由，一、可以離市區遠，二、可以保全那輛公家的汽車，三、可以杜絕說是搞機密的架子。

有事上面辦理，你若要打聽，是不能問的。
• 至於什麼一滴汽油一滴血，於你沒有關係，機器弄油是公家的
• 何須此處有某人的血，而且，汽油與汽車大都是相熟的！

他也是如此心想。一直在馬路上飛跑，夾着那裏那片滾起的塵埃，使每個路人都感到咳嗽，在低聲的一句：「他媽的！」

過份優裕的小使諸葛秘書肥腫起來。據他說，去年還是二百二十多磅，現在差不多有一百多磅了。圓桶五短，看去有如像隻

忽然停下來，他擺動着肥腫的身軀，從車門中鑽出來。

一鉗子，他伸出右手，把得像是一枝的手槍，按着門鈴。來門前，是一陣微亮的電燈，接着，忽然擊上了他的臉，他使勁的按着門鈴。

說的是一隻老婦子，一隻板的東西，先往那裡去了一時間寶貴，你知這頭毛毛面說着路邊屋子。

的確，讀寫讀書的時間是重要的。題坐下，機率的電話錄便略

近日來，她寧願是給她科員送了似的。她一舉手，在秘書
眼裡，總是美的。尤其是她那雙水汪汪的眼睛，時着她，便像在
她的愛河裏游泳似的。

他盤算着，直到那船靠岸的時候，給那娘子送來。才把他領回。吃過了晚飯的踏高郵去，還是不願動身。因為他認為這事要選才好，就露出根底派頭。

他呷了三口剛泡好的香濃的普洱茶，從那杯裡弄起的茶葉沉下去，這時空空在太半成樣了。請葛太太給他補那六歲的孩子，草鞋帶子怕空轉，把請葛太太送到香港去了，留下來的，是一個老媽子和道聽他很久的司機阿仁。

他看着兒女在火爐上的孩子的玩兵士看孩子去後，塵封未動的衣那裡沾上了黑漆漆的油上，橫七豎八的堆着些東西，他嘆了一口氣，兩眼，他又想起一件撲在心裏很久的事——對一個：「冷寶是？」他又望着那老娘子，因為她是老太太最信賴心愛的隨嫁婢女，時常替在這裡伏侍他的，諸多秘書爲了這件事，費了不少的思慮。

今天，看着禁衛的廳堂，又使他想起那剛到不外的醫科員來——她是一個二十歲左右又紅又白的女科員。

都來前。

「秘書」還是剛擺好的稿，你審五一下吧！」關科員把水汪汪的眸子瞧着他。

「好，你在這裡等一會，我馬上看了牠。」諸葛秘書有點迷惘，生怕寫錯了字，關科員也在旁俯下頭來看。諸葛秘書有點飄飄然的感覺了，因為一陣陣的香氣，從那垂下來幾乎貼到他的臉上的關科員的秀髮中噴出來。

剛批好，警報响了，情報所的消息是敵機四十七架。

在警報下生活慣的人，開始有點恐慌了，的確，這裡就從來沒有普通四十多架敵機來襲的。

關科員還未走出秘書室，緊急警報跟着來，諸葛秘書也收拾好了文件，挾着公事袋，正想去乘那已發動着的汽車，瞥見關科員逃退失措的情形，也顧不到什麼，一把拉住，坐到那專待他上了便道的車上。

車剛離開市區，高射砲便開始發射了。

與關科員同車，是第一次，亦是諸葛秘書渴望了很久的事情。

車停在他慣到的郊外茶寮裡，那老僕早已笑吟吟的在迎接他了。
「阿福，我就知你老一定到的。」嘴裏說着，諸葛太極也來了！裡邊坐！

諸葛秘書跟關科員一踏上茶寮，茶寮的老僕就笑着說：「阿福，你說得對，諸葛秘書邊走邊說：「我這回是跟關科員同車，是第一次，亦是諸葛秘書渴望了很久的事情。」

「阿福，我就知你老一定到的。」嘴裏說着，諸葛太極也來了！裡邊坐！

「說說有什麼要緊，橫——」諸葛秘書不說下去了，他呷了一口茶，眼望着對方，想探詢她底意思，她却依然低着頭，不作聲；諸葛秘書是聰明的，他早明白她的心理，趕忙跑到她面前說：

「什麼，惱了我嗎？」

「不，」她輕輕的一笑，扭過來一双迷人的秋波，「只討厭那老闆糊亂的稱呼。」

「好，」諸葛秘書給她底玩笑擾亂了心神，又有點飄飄然了，

「那我樂極不再說便是。」

點心端來，結束了這幕活劇。

「紅茶波波轉，令我魂銷大外……」諸葛秘書在迴味的當兒，在沙發上念着這麼一句的台詞。

夜色漸漸包圍這都市，諸葛秘書舒了一口氣，站起身來。

二

奢貴的太平殯廳裡，噴發着各種氣息，由土庫的脂粉香到在營的芬芳，由花架的分香到肴飯的香，交融着，秦亂着，使人們踏進這殯廳，真有太平之感。

在光亮的電燈下，散着很多高貴的紳士們，他們正等候着諸葛秘書的來臨，糧食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背着手在閒逛，他在構思着今晚開會應有的演說詞。

突然，人們站起來，主任委員知到是秘書來人，趕忙迎上去，立即接過手稿。

「對不起，來遲了，剛巧因為有點重要的公事，」他連忙解釋的扯了一個謊，掏出腰袋裏的金鎖鑰在看，「好，我們就請秘書吧！」

大們就席了以後，主任委員便以他那憐恩了很久的材料向大眾報告，不時用眼光瞧向諸葛秘書，似乎是在讓他以諷許似的。最後，他有力的結束了他底說話，而分析同時諸葛秘書參加一點意見。

「我以為——」諸葛秘書從容的站起來，用官場上特有的莊嚴與和藹的口吻，發揮着他的委員，「救濟糧元，一定要舉行半賣，剛才主任說過——」他把眼睛一看主任委員，主任委員立即正襟危坐的微微點了點頭，「現在全市有糧足夠兩年的消耗，那麼，開源並不重要，派長却是刻不容緩的，至於如何配銷，希望各位計劃計劃！」諸葛秘書說完後，便從容的坐下。

討論開始了，約摸半小時，羅密歐把掏出金銀盒一看說：

「各位，本人因有點要事，不能久留，着便得走的。」明山送給壯看看便是，我先走了。」說完，便向大眾致了一個六十度的鞠躬禮，莊嚴又高貴地，在大眾起立中離去。

個。飛速運動的大砲台，我喜歡徹底暴露的一
茶烟袋，諸如秘書和潘經理便展開他們的破壞。
不久，潘經理乘着自己的汽車去了，留下給秘書的，是一個存
摺，也是有根的三部份。

翌日，糧食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親自持着那份公報，提出全市存糧、一份「舉行半賣濟荒」的意見書和辦法草案，到秘書公館中作非正式的會見。一小時後，諸員秘書和主任委員笑容滿面的分別了。不久，這意見批准了，辦法也在實行，但全市的居民卻只曉得那撥出的存糧的三分一而已。

現在，葛秘書又在客廳的沙發上坐着，他想著這次的爭執，他是有這麼好處的，他笑了。

老娘子的手，關科員，又在他腦子裡，旋即忘掉。
隨着門鈴响，不久，老娘子出現在客廳口邊，近來，諸葛繼書更討厭她了。

少爺，外面有一位地主的哥經理找你！」
「好，請他進來！」一說着，他站起來，準備着一個迎接的姿

「嘿，滑頭，來得好，來得好，隨便坐！」諸葛松喜迎上去，招進客廳的，又是一個肥短的紳士。

這是最好的吉耳茶，我特地托人到齊東買的，請嘗嘗看。」諸
客起杯，送入茶盤。

「我聽說，這裏的音韻，是怎樣的？」

新水階越們有點恐慌了。這時，一頭牛，一頭羊，趕到驕子的面前，對着驕子說：「阿爹在那裏窮困中的張鐵嘴，李收錢等，逢人便訴說着不幸，想弄點小生意幹，但又沒多錢，終日怨嘆氣氛貧乏。」這段對白，寫得很久的加熱，終於實現了。於是，他們的同情心也比較地強烈了。

支接着一個母親和個弟弟的謀科員，這幾母女的確給物價困得很苦，增加食津貼，也濟不了多少。麥可耐利接着說：

隨着物價的高漲，裝負的清單，累給僕役人員們一個不安的打擊。每當公餉引使三至五的掙擗着，想像驕朝的犯人之窮愁，我請審判，一審官公鑑，語言無異。但三審士達先生，却頗不同。士達先生聽於裁度，諸葛秘書是拒絕發表這消息的是否正確。他只說這是上面的命令，只要就是這樣，本城就應該知道，他是沒有參與意見的權利的。五分鐘之後，他說：

這裏人們更感到的不安，連總經員都開始惴惴於自己的地位，因聲價如我樣的權是佔諸葛先生的，那還也許叫財用手腕獨占已無能事，現在感嘆得起來，尤其憇懨着她天稟的羽弟老母的靈活聰慧，

如是者，人民在不安中渡過，遇到連奇消息，這傳聞中，不時有一天，警報震懾當晚發出，不久郊外的桑鬱傳發說諸葛總督

這個人們更感到不安了。連關經員也開始惴惴於自己的地位，因爲他
像如裁撤的權是存諸高塔書院那處也許呀就用手腕摑自己摑自己現在
在這邊房中，她說是裁員，是嗎？」她側着頭，用着少女特有的嬌態問關經員。
「這說是裁員，是嗎？」她側着頭，用着少女特有的嬌態問關經員。
「這說是裁員，是嗎？」她側着頭，用着少女特有的嬌態問關經員。
「這說是裁員，是嗎？」她側着頭，用着少女特有的嬌態問關經員。
「這說是裁員，是嗎？」她側着頭，用着少女特有的嬌態問關經員。

白雲天公微卷紙，點警鐘。獨在空庭，自坐玉牋，方纔怕她。在新房中，纏綿貞終，始向她，說詩或不識。且的那首，嬌黃嬌綠，都丁。
「聽說是裁員，是嗎？」她側着頭，用着少女特有的嬌態，問隨身。最招人愛不釋手，這關探員本來。

「也許是的，那你就別再問了！」秘書故作不解的在問。

「不過，我想——假如我被殺了，那將怎樣？」她把水汪汪的眼睛，幽怨地向秘書一瞥，續着是一個媚笑。之後，又眉頭深鎖的俯下頭來。

「成了隻燕子了，橫空有我東方先生，你不要為這事而擔心壞了身體！」諸葛秘書安慰着她。

她笑了，投給秘書一個無限感激的眼光，面上的愁雲隱去了，換來的，却是像雨後的玫瑰一般的笑靨，那種天真而嫋嫋的態度，給秘密一個很大的誘惑。她真想……

諸葛秘書也笑了，在他心扉中，現出一縷光明，他想着將來的成功，老媽子又在他腦海中出現。

諸葛秘書送走了關科員後，才回公館來。

那殘夜，他開始想着如何的進行他的計劃。突然，他眼前一亮，確切的方法給他想通了，他撥動那牆上的電話。

「是航空公司嗎？」他咬緊牙關，急切地問道：「你處處都有機赴港？」

「請你留一張下星期一的客票！」是諸葛秘書公館留的一個妹子，她趕赴港島。

他放下電話，隨着抽出一張信紙來，在案上寫着：「請你留一張客票，以便接你。」

他接着這信收進後老媽子還未去的，是有兩格時間，便把信封好，附上地址。

他放下筆，門鈴响了，送來的是傳密令。

諸葛秘書拿着尚未的信子，外面的天色漸漸黑下來。

「應該將該辦公廳應付人員列表報備，以便令免此誤令」。

校員的命令下來了，被趕的人哭喊着的，被兩側的警衛離開，諸葛秘書公館裡，平添了不少禮物。

「秘書，我現在被裁員了，那我一家長的生活怎麼辦？」關科員憂戚地說，他在極力的抑制着底不安，因為他知道關科員不得不和諸葛秘書了，也料到。

在秘書公館的奶黃光燈下，關科員第一次的坐在那客廳的沙發裡。

「秘書，我現在被裁員了，那我一家長的生活怎麼辦？」關科員憂戚地說，他在極力的抑制着底不安，因為他知道關科員不得不和諸葛秘書了，也料到。

「秘書，我現在被裁員了，那我一家長的生活怎麼辦？」關科員憂戚地說，他在極力的抑制着底不安，因為他知道關科員不得不和諸葛秘書了，也料到。

「暫時各機關都在裁員，我已對上峰說過請他派調你，但上峰却不批准，這使我感到難堪。」他說着悽然淚而哭，沒法擺脫的底處，「不過，我是慶屬員，我當然替你想辦法，最好，你先回鄉下，暫時一兩個月，這裡一有缺，我便請任用你便是。」

諸葛秘書想出底面的一段話來，還是戰勝呀！欲擒故縱，關科員還想她不會誤着自己嗎？

「秘書，我請求你幫忙一下吧。」關科員要弱地說：「我被消除了，而決定在下星期一使那老媽子乘機赴港，到底是去機場接她便是。」

「他預計這信收到後老媽子還未去的，是有兩格時間，便把信封好，附上地址。

「請你留一張客票，以便接你。」

「別傷心，我已說我儘量替你想辦法了，你看，哭得這樣子，令人看了多難過！」

關科員一聽，關科員便倒在他的懷裡，關科員想掙扎，但却給他的手攏着，而關科員便忘着今後的問題，歎嘆了一口氣，任由秘書擁在懷中。

「好，那麼你跟令尊搬來我這裡暫時住一下吧，橫豎我母親已

赴港，她那房間是空着的，你們過來還可以替我管理一下這屋子，至於你，那你底秘密便可慢慢地要想辦法了，」諸葛秘書把那預期的話說完後，便扶起她的頭。

關科員意外得了這一個辦法，她笑了，瞧着擁着自己的諸葛秘書，投給她一個微笑，孩子地說：

「那麼，你夫人看到又怎樣？」

「我的夫人？管她則甚，只要我歡喜。」說着，便捧着她的臉兒狂吻。

關科員始終像木偶的給他擁着，淚光由她的靈活的眼裡流下來，她也不知道這是悲哀抑或快樂。

她的心在矛盾，她明知諸葛秘書是不應該去愛，甚至不屑去愛的，然而今天却給她擁在懷裡，她不敢反抗，爲的是什麼？她緊閉着眼睛，任憑她支配她一切。

活

一朵美麗花，爲春風所生，却爲秋風所害了。

關科員醒來，身傍的諸葛秘書仍舊熟睡得像一頭豬，她看看自己殘落的衣帶，回想着昨晚的一切，她又在嚶嚶的哭起來了。

她有了生活，她把最寶貴的氣操交與諸葛秘書，她感到一點恐懼與懊惱。

痛苦在驟然她的心頭，她越想越傷心地放聲大哭。

穿好了衣裳，把零亂的頭髮梳了下，忽然地從諸葛秘書公館中跑出去。

到那裡呢？她心裡想，母親、弟弟，又在她腦中盤旋，回去吧，她又怕了。

把牙根一咬，她奔向河邊去。

朝陽出來了，和煦的光芒，投射在那靜靜的江水上，柔和而安閒，使人不會想到當在她底岸上，有一個如此的女郎，正要投到她底懷抱裡。

生

五

數日後的休養，關科員已回復健康了，在諸葛秘書殷勤的勸導和哀求，關科員已厭倦搬到她家裡。

六

日子平靜而又飛快地過了半年了，關科員已成爲諸葛太太，關科員不會有更迷人的魅力，最近諸葛秘書對她已有些厭了。

太平洋底風暴開始了，它給諸葛秘書一個打擊，他開始担心到他母子的安全。

最後的一班民航機，停在珊瑚島上，它帶來香港底震動的消息，也帶來諸葛秘書的家眷。

在諸葛秘書公館裡，剛備諸葛夫人在發見。

爲了諸葛秘書在社會上的地位，關科員只有含着一肚子的冤屈

，帶着老母弱弟，懷着諸葛秘書拋給她的五萬元贍養費，向着茫茫的路跑去……

笑然，答的一聲，一個女子的身子倒下了，跟着，是附近的人救整，如漁人的跳水聲。

關科員給救起來了，奄奄一息的給送到醫院裡去。

關科員在醫院的床裡一來時，諸葛秘書已派人來看了幾次了，桌上，滿佈着一碟一碟的橙和萍果，床前，却坐着一個年老的她底母親。

她要說什麼呢？對老母說昨晚她底遭遇嗎？她無力的在垂淚。

「孩子，怎樣了？」

母親底聲，是顫抖而又慈愛的，打入關科員的心坎裡，就像一把剝割她心房的利刃。

看不清年老的母親，幼小的弟弟，她不得不說是失足，然而她底內心的痛苦和這創痛，是不能讓母親及弟弟去撫慰和鍛鍊的。

數日後的休養，關科員已回復健康了，在諸葛秘書殷勤的勸導和哀求，關科員已厭倦搬到她家裡。

小說散論

鄭雙厚

我們可以解釋小說是什麼，却不能規定什麼是小說。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特性，每個作家寫出了他自己風格的文章，尤其是小說作家，他運用他自己的能力，創造出獨有風格的小說，因而吸引人、感動人。他不拘泥於什麼小說作法，更不應為旁的東西所約束。

他只能是他自己思想的奴隸。
◎ 小說沒有固定的形式，而其內容也因每個作者的思想而異。

有些中國作家時常把自己的小說拉長（其實不應該長），好像表示他們材料豐富，非常、思想非常淵博似的。素描的人、物，事非常之多，令讀者充分應用他的目力。這樣做法，往往在「表現」上成功了，然而卻時常失敗在沒有深邃的刻劃，因為場面太多，一旦處理不善，就會露出了鬆弛散漫的現象，因而讀者看了沒有具體的印象，深刻的影響。

我以為中國的小說創作，最好像優良的美國電影，既着重於場面的表現（好萊塢花費龐大的資金去攝拍場面），但也同時注重情節的處理，換言之，即注重結構。結構要緊湊，扣人心絃。

有過一張這部頗吸引人的法國影片，華麗的動作地點就在一間大廈裏，因而拍攝的範圍也就離不開這間大廈。我希望小說

作者注意這些影片的範圍：一間大廈。

上面那張法國影片所提供給我們的是：吸引人們的是結構，不在乎描寫地方的多寡。為了想把小說拉長而把多些地方放進小說去，一會兒R市，一會兒L市，一會兒W城

•這不是上策。

一篇小說最忌的是拖泥帶水地重複內容。

一篇小說，當讀者細讀它時，忘記了旁的東西而沉迷在它裏面，這樣的一篇使讀者有「親切之感」的小說，假如它意識正確，無疑地是水準以上的創作。

正確的光明面的歌頌與正確的黑暗面的

暴露是同樣的重要。一篇小說，牠或歌頌人類的優美，描寫這世界的美麗可愛，或者表現人類的醜惡，暴露世界中黑暗。或者，兩樣都具备。我們不是時常可以看見這樣的小說，內容是光明面與黑暗面的鬥爭情狀嗎？

詩人是多懷善感的，但小說作家除了敏感之外，比詩人更需要理智。

大多數中國人一向的觀念，認為小說不是正統的文學，是無聊等級的消閒佳品。現在這個觀念是漸漸地改變了。這是可喜的。看！左拉說：「在今日，時代的文學的王子是小說家。」

一篇動人的論文能够直截了當地改變人們的思想。而一篇動人的小說，當人們看了以後，無形中改變了思想。

我希望小說作家在未動筆寫一篇小說之前，經過多多的思考。思索甚麼？思索應該用甚麼手法，應該描寫甚麼場面，應該刻劃甚麼人物。應該經過甚麼事件才可以達到自己能力的最高峯。一個作家應該用出他最大的能力。

除了結構，還應該注意文辭。那就是落筆時所用的字眼，以及這些字眼的用法。

（一九四三年九月於桂林）

災

孟若

你山城，你古關，你有過無數次軋捷國
國慶的火頭巡行，你有過萬人大合唱。狂炸
後，以往的一切繁榮、華貴，化為一場噩後
無法重現的美夢，變為死市，變為廢墟了。

啊，廳坪，古老建築物遺蹟，你燭爛，

你驟敗，你給人以重建的決心，你給人以再

造的信念。但，當時，我走到火場旁邊，火

熊熊地在燃燒，我想用鞭子打死它，用刀砍
死它，用牙齒咬死它，用淚水來淹滅它……

現在回想起來，這股火是興奮劑，這刺
激是針射劑，注入肉，注入心靈，化為
歡喜的力量。

都市遭了劫難，才漸次從痛苦纏綿中
甦醒，房舍店鋪才有得改換新裝，它自己歡

影，似乎是有幾成不收說出口來的歡喜，但
是，這歡喜而又不是幸災樂禍的。我自己經

過一番警惕，知道所損失的，固然多，而驅散火蟲炸我們的所損失的，始終是
更大過我們的損失。

聯想起來了，當今年的初春，轟炸後，
我在場上走，我忿憤的心，恨不得將自身的
血變為一陣滅火沙，為了保持都市的新
陳代謝，熱而不燄的精華，能够蒙得住它的
毀滅呀。

真的呀，那時我想起在母親的懷裡，
用手去抓火光，給不曉諳和弱心情的純真的
二十秒鐘才出聲的痛哭，也不及當時的瘋狂
呀！

再從我開始運用思想，想得哭聲富強武
器，感覺戀愛的同情心，攻克慈祥的母愛，
到現在都沒有那次許多感想，對它絕望地無
聲的哭泣過。

面臨無可抗拒的火災，雖然我小時候，
會給燈罩灼焦指頭皮，放在鹽水裏去浸漬，
也會給窒息斷氣的炭爐，一反目強奪去我大
成套布長衫；和爭拾面善的爆竹，才拾起來
一變心炸裂我的手心流血；以及它的死魂靈
——草灰，和母親約好了明天到腳踏坊長禾
稼、蔬菜，而夜長夢多，一反悔叛變起來燒
去我的廁所……而我都未曾那樣暴叫過。

我在火場上走着的時候這樣想想

，純真的愛情，我怎好又想死，想死又想好
，對於這一次，我有三副頭腦，想不開。
瞧，拭一拭睫毛，在防空壕洞裡抖下的
塵土吧！我看到遭災的人的頭髮那麼散亂，
粗野地，血漸滴溼她說不清楚的壯光，顫
跳着，盤旋着，像全民在開跳舞會。

狼狽啊！搶救出幾件衣物，從窗口冒死
拋出來的皮護，轉個身子便不見了。

悽慘啊！一個女孩子，搶滑翔機的滑盤
，要出來時，火已纏繞在大門外，在昏迷裡
打轉，濃煙麻醉了她的主意，就這樣，——
她的母親已不能再訴說了。

可怕的，一家五口全葬一個經商的爸爸
，可是這次已飲彈倒下了，還無助地在睜着眼，
抓着薄被；等到搶忙離斷的家人找到時
，身上的積儲已給人搜空，一家店鋪又中彈
燒燬了。

—— 41 ——

災區是那麼大，火頭是那麼多，從壕洞
裏出來，拍一拍身上的塵土，有無數的人富
貴榮華，已成了一場荒夢。

希望虛懶的人，千萬次掉入火海，赤貧
一次遭殃了，遭災了，舉家戶變成赤貧，赤貧
的只剩一條身，（這剩一條身的，彼此還在
爭奪着，這不是夢，分明是敵人殘暴的毒手
在行兇，是現實的總破滅。）

這是敵人向我們貼上了二十萬張人人共見的標語：——「這是敵人的暴行！」二十萬句人人共聽的口頭宣傳——「報復此仇，誓雪此恨。」

文 有主的無主了，有家的無家了，一羣羣野火焚林的昏鴉，投宿何處？那熟息的行腳已發出了可怕的躊躇。在那時啊「××暫作難民招待所」，「××施粥」，「到××解決食宿去」……在他們的眼前已成了指路標了。

來得太突然的事，往往叫人越想越不相信，不相信而又相信這是一篇神話的故事。

——這神話呀，聽的人許是有味，身受的人心境便哀悲。

神話的哀悲啊！許多人擡亮了手電筒，在平日最莊嚴的馬路走過，沒有點燈的則邊走邊清着嗓子，恐怕與迎面來的生客碰頭。那時，用殘磚瓦，通告在堡壘上算是掛標語。最奢侈的火啊，在採購，往日迎接行人的視線，極度魅惑着我們，而我們不敢購買的，及刺激着人們的鼻孔的，香的，甜的，美的海味。

向以清廉操守的，還是警報台上的洋貨；以風燭。

啊，這災禍是一支用高達警覺性的注射針，是最大仇恨的興奮劑，注入肉，注入骨

，注入了心靈，化為無可抵抗的復仇的力量

咬緊牙根的下決心做事；立定脚根的下決心做人！叫我們的仇人來墮落本身的惡作，叫他們吞回自己嘔吐出來的殘暴。在沒有實現之前，自遭了灾的日子起，這城市好像是浪子回頭，勤奮創造，重新建起來了。但是，日子久了，以說洋洋得意復仇的心潮，漸次地下降而於乾涸；所以敵機再度來襲，像是沛然再下仇恨的雨，使血的記憶重新茁壯起來，大家不住地高聲呼喊：

「我們的照機，要以火還火，以轟炸還轟炸！」

……火……火……火……

1942.9.28夜譯

羅馬之夜

拜輪
蕭玉譯

繁星出來了，月亮高升到
閃着銀光的藍山的頂點了，——美豔啊！
我一直留戀着自然，因為黑夜
會是我的一個比活人的
更親切的臉龐；而且在她的
朦朧的光線和寂寞的美麗中，
我學習過另一個世界的音語。
我記得在我的童年，
當我流浪的時候，——在這樣的一個晚上
我站在科里斯娃的城牆裡邊，
那方的羅馬的最著名的遺跡中間；
沿着毀壞的拱門生長起來的樹林，
在蔚藍的午夜裡掀起了黑浪。
繁星照過那崩坍的空隙；遙遠地傳來了
地泊爾河那邊的氣味；以及較近的
出自開撒皇宮的夜裏底長鳴，而且夾雜着，
生息在柔風上的
遠處哨兵的斷續的謳唱。
在被歲月所壓損的破壁那邊青松柏
沿着地平線伸了出來，雖然她們不過站在
一眼的行程里。開撒會在那兒棲息，
也棲息着夜間的沉默的小鳥。
泉流在小叢林中穿過了平坦的確裸，
把它的養液灑在了御用的盤爐。
那常在蘇強佔了丹桂生長的地方；
只有角鬥者的血腥的競技場存在着，
是一個毀滅的完成的崇高的報復，
而開撒當年的廢室，以及奧古士丹的皇宮，
已在亂七八糟的衰敗中爬在地面上。
你滾動的月亮啊，你會普照在這一切的上面
投射過一片遼闊而溫柔的光芒，
它減輕了那荒涼的發育的
曠古的辛酸，而補補了
千年萬代的空隙，即如它已新生一樣；
撒離那會是這樣的美境吧，
創造那曾經不是消滅的，直到那地方
變成了宗教，于是心房奔走在上面，
帶着史年深代遠的靜默的崇拜，——
死的只是那不懂的統治者啊，
他在他的改革裡依然統治我們的靈魂！

論文藝理論的教育建設

陶林英

「爲文藝而文藝」這一句話是起於惠特（Whit）¹。他在「藝術家」（The Artist）²一書裡說過：「我們相信藝術的獨立自主，藝術於我們不是一種工具，它自身就是一種目的。在他們看，一個藝術家如果關心到美以外的事，就失其爲藝術家了。」後來，他在「詩學」³裡又這樣偏激地說：「這詩有什麼用處？美就是它的用處！」

從他這些話看來，大寫的是：有實用的東西便不美，要再落到實際的生活裡去，就覺得牠沒有意思；一般人以爲文藝綜合着真善美的要素，謂「真」屬於科學哲學的範圍，「善」屬於倫理道德的範圍，這是不可能的，而他只有認爲「美」才屬於藝術的範圍。這主張先由俄國的提出，一直傳到德國的海納，英國的斯賓塞，很快便把這學說擴成一種「唯美主義」。後來這派的勢力膨脹，便打擊著從前文藝寓于道德教訓的一說了。

十九世紀唯美派的理論雖然被極一時，但那時許多偉大作家如席勒，易卜生，托爾斯泰等都寫着社會問題的詩歌，戲劇與小說等名著，有聲地表現人生，反過來說，卻有目的地爲人生創作底表現——「爲人生而藝術」，這是斯朋文藝裏人生發生的密切關係。於此讓我再來舉一個詩人寫來來說，誰也知道，他是富于革命性和愛護藝術的，可是似乎沒有一個詩人比他對文藝責有攸歸，道德使命的信仰，無論說那一首長詩短詩都有以改善人類道德爲目的，由這可知愛護藝術的作家不只是唯美派，可知唯美派對文藝寓于道德教導的信條是不能苟同的。回顧我國古今的文風又怎樣？大約說，它含有充分民族性底思想的表現，富情感，重實用，這是我國文學歷來的作風，其優點，不完全崇拜「爲文藝而文藝」，把文藝與實用分家，正如我們專講玄學，就與人事的實用疏離，至於韓愈的功績，在振六朝文學的積弱，恢復文道的一貫，這種着重「文與載道」的偏見，我們不去談它，現舉出屈原、杜甫、李白這些詩人來說吧，就不管說舞詠是「恨之作」也好，舞詩是富于田園的風味也好，以及那「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描寫，或至「舉一舉，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豪放詩句，究竟他們會懷戀自己真摯的感情底寫實，這種愛國愛民的熱情，能用簡樸直誠的風格表白出來，令人讀到不感文美相厭棄，他們這種道德與藝術的綜合性，何嘗失却它的嚴肅和忽畧它的美，相反的，極能把二物的合一，自然，他們還有這樣廣博豐富的題材，加上他們有這樣寫作技巧的成功，這裏處，絕不是主張「文以載道」的說所能包容，也不是反對「文以載道」的一派所能抹煞的。

說上面引來的話太多了，在這裡說回本題來吧，一般談文藝理論的人，都有的主見，托爾斯泰的虛空宗義，雨果的非戰（*Non-Resistance*），文學的競爭（*Struggle*）思想，他們的出發點都主張性善，以博愛人道的，那他們的寫作，就有著達他們的藝術目的與「價值」，也不就是說明可人與藝術的聯繫問題嗎？須知文藝是反映人生，我們作家的任務就在推廣這人與藝術的發展過程其統一，至於應該把美的形式來敘述這人類體內的歷史，則這藝術品的價值愈高，便愈爲人所熱愛，那末，文藝的有永久性也在於此。

隨着談到我們的文藝任務，已是很明顯的指出它的主旨，並非像唯美派關在家牙塔里的作藝術，寫出那渺茫虛幻的離奇人生的神祕故事，也並非如韓愈們的恢復文道於一貫的文人底文章，前者尚于唯美，後者不無過於守舊，那他們二說，犯着過偏的同一錯誤，這人我們除非不談文藝理論，要談就有把它們統合起來的必要，切實地，而有領導它們走向現實的路。

我們是生在這二十世紀的時代，就要呼吸這二十世紀的空氣，更要過好這二十世紀的生計，我們除了生活外，一切屬於「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人間幸福，勞動，文學人生而服務，所以我們的文藝，不需要離軸的，夢幻的，空靈虛幻之音，很

明確而需要現代的、民族底文藝作品，尤其是有生命的健康的文藝。

關於我們要求的健康的文藝，我們又需要灌輸革命化現代化的新的血液，我們的理論就有要求提出教育的建設，以教育相輔文藝而進行。如果這話要再解釋的話，我認為文藝不獨給人類的欣賞，它力量不僅能感動人們的笑與哭，愉快和悲哀，而是它在情緒上的激動人們的喜怒哀樂之外，還要鼓勵人們動的為生存鬥爭，向上的追求真理，追求正義，更追求生活的真善美，它的能燃起人們的道德動力，是人的有實驗的熱情加上正確的思想，成為一種堅決的意志，這可以說，就是教育的訓練成的。孔子說過：「不學詩，無以言」，此話無非在教人學詩能言（說達自己的意見于人），能言，便謂之教育。假便再容許我拿「文以載道」這句古語來說，確不該是矯愈眼光所謂恢復文道于一貫的道，而是具有適合我們現代思潮的道，那末，此道也就導於教育，如是教育與文藝的結合，無疑目的在求言之有物，不致空虛或含有毒質的，矣其循善誘的指示，達到有力地的表達意義，二者合一的可成為化合物的作用，不是物理的混台物的作用，換言之，並非硬性的寫千篇一律的傳道說教的文章，忽畧了藝術的價值，這是我們所不應有而要糾正的。

由此可見好的文藝作品，是不讓你表面的看出它的在說教傳道，但每每在骨子裡有這說教傳道的潛移默化之力，或隱或現的包含着，使你讀了不知不覺的受它催眠般的指揮。是革命作品，教你忘記了小我的犧牲；是宗教作品，教你熱愛人類；是科學作品，教你冒險實驗，這些都是我們創作文藝作品的應有信條和標準。

文藝理論是在指導作品走向大道，不致在黑暗裡摸索的，猶如晚上明燈，照着你步步奔前，所以文藝理論該有更具體的教育化，它好像音樂家指揮拍子的棍兒，一上一下都應符合音調；又像戰場上軍官的指揮劍，一東一西都負有命令兵士進退的使命，因此文藝理論的教育建設已成為我們現在一致的要求，為了要推動它，我們就要以目前的需求去努力，即現在是抗建時代，我們就要循着抗建綱領的文化方針去實踐它呵！

凡藝術都是宣傳，不消說，文藝是要負起它的任務。我們當面對着這反侵界戰爭的今天，我們便要為中華民族的歌唱自由獨立，誠然我們所負的責任和應有的正義感，現在為求去發展它，首先要建設教育的文藝理論，用教育方針的領導文藝理論，使文藝理論去栽培有根柢的文藝作品，一天天興盛，正確起來，以啟化民衆，深入民間，然後能發揮文藝的功用，此點我是這樣的認識着。

文壇雜誌社啓事

一、本社原定二卷四期出「文學理論」，書評特輯一，茲提前於下期出版，請作者，讀者們注意！

二、本社徵求基本定戶一萬份，替收國幣伍拾元，八折優待；由八一二三圖書公司辦理，請逕向該公司直接訂閱，出版後當預早寄上。

靈感詩人

杜其蓀

伍經洲，跟他認識的人都叫他「靈感詩人」。他在寫詩的時候，便是怎麼到來的時辰；如果靈感沒有到來呢，他就連一句也寫不出來。要是靈感一峰臨，那還一得一起

對坐在他對面正在給孩子吃牛奶的他的妻子說：「你看，友人又寫信來向我拉稿了，他說詩呼聲第××期擬出一「長詩專號」呢，哈哈！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上迅速地揮寫起來。而這時候，由於他的這種怪動作，地板就起了震動的巨响，跟着小孩的哭聲就在這夜的寂靜氛圍中號叫起來了。

喝一口氣寫上兩三篇，或者是長達數百行的詩文；在他自己看來，是堪以戴上「天

「呀，真的嗎！你快點着手寫吧！」
「可是，真糟！現在靈感還沒有到來。」

「凱凱……不要怕，乖乖，凱……不要哭，不要哭……」他的妻子的聲音。

靈感詩人的個子不高也不矮，只是署位
了一點，這也許就是詩人的特徵吧！頭髮好

第二天，他馬上攬了一封信給那朋友，
信還壓寫着：

「糟糕，糟糕！」他嚇的，還哭什麼，連感都給你哭跑掉了！」他剛寫了十多行字，便

像梳頭過又好像沒有，這是常常半邊開的議它抵在額角上。這也許就是詩人的風度吧

可喜可贺！弟當應命。可是，糟糕得很。這幾天來，縣子里空空洞洞的，一粒

爲孩子的哭聲吵得不能靜寫下我手，不是數下了筆跑到他妻子的房間去

別的經記
這詩人是寫了許多年詩的了，可是他

Inspiration 都沒有，不消說，詩是
一句也寫不出來的了。但，相信過幾

就哭起來啦！」

白字是這本詩人沒有另外一稿的詩集，不知什麼原故，多是刊登在一些熟識的朋友所編的報紙副刊上或者社論上的。這也許是爲

新編金瓶梅

來，雖然孩子的哭鬧都快到了頂點，但我們不能把詩再寫下去了，因為這首已經寫錯了，錯的觸目驚心。

了幫忙朋友吧！也許是朋友向他索稿，充其量算篇稿心！也許……

很，簡直沒有一絲兒風透進室里來，而且子又多，要感時人在床上輾轉反側，難則不

第二天，他正在吃着早饭的当儿，又突然地放下了碗筷，跑回他的房里去了。

D 地計呼。月刊的編者，信里說：

他有這樣一個習慣，就是每當他在睡

不感覺到奇怪了。因為這就是他靈感而來的表現呀。

定嘗學焉也。茲著《詩學奧援子集》二
期出一「長詩專號」，弟現已開始纂稿。
望兄請力幫忙，以光篇幅。爲感。

之前，他必定把原稿和鉛筆都放在寫字檯上，然後才去就寢的。

寫了個地圖個鐘頭的光景，最後他在那篇文章上寫下了一個題目：愛底本生。于是他的三百行的愛詩就成了一

說完話，他的心裏興奮起來了！于是他

刺了一下似的，從床上跳下地來，動作緊張地，一把扭亮了電燈，就拿起鋼筆在原稿紙

今天，詩呼聲的「長詩有號」

要目上赫然列入他的鉛書，愛宗先生。他是被廢的英豪啊！

是，數天之後，某報的版面上登載了一篇署名一冬的批判他那首愛底本生的文
章。『當我化了許多時間去讀完伍稚川君的長詩，我很感傷到失望，無疑的，在這幾首長詩之中，伍君的這首長詩是失敗的，平淡，晦澀，缺乏形象性，因而就流于浮泛，不能誦喚起強有力的反响……要知道，詩的形象是靠精鍊的語言表現出來的，而語彙陳乏往往使詩受到很大的斷傷……』

女主角是個架空的近乎假想的人物，……想我率直地說一切，那只可說是伍君頭腦里的一些概念的化身。雖然伍君動員了許多名詞、動詞、形容詞、和副詞去描寫她……「……而且，伍君對於主題的處理不够明確，同時也不够新颖……在當時社會上我們的詩人們，必調新的主題——即一些放棄而沒有捉到的主題，引進作品里面，要擴大對於生活的注意的範圍的嘗試。人（尤其是詩人）是不能離開他的社會階層的制約與影響的，只有熟悉她的階層的生活，才可能對某人認識一個人的聲音、笑、說、哭、唱、情感以至隱藏在魂魄深處的東西。要是老把自己關進象牙之塔里，單憑靈感去至幻想去創作，那就怎能產生偉大的作品？……

態的都市小姐，毋寧愛一個素樸的健美的鄉村姑娘……

「任君也許會讀過普式庚的詩吧！」普式庚的詩是世界文學最偉大的遺產，這決不是天才的偶然的成就，並不是單憑著靈感或幻想，讀過普式庚傳記的人都會知道，他怎樣的與人衆的語言，文以接觸，並且怎樣的辛勤地去研究詩歌……這就是他的成就獲得鐵般的保證。

這篇批判他的文章，當天他還沒有看到，直到第二天他的一位友人把那天的報紙遞給他看時，他這才曉得有人在批判他。不消說，他對於讀作者實然是很表示滿意的啦。

「看，老胡，你覺得他的批評怎樣？」對不對呢？」他一邊在看那篇批判他的文章，一邊用試探的口吻向他的朋友說。

「我哩？我對詩簡直是門外漢，不曉得批評，不曉得批評！」他那朋友微笑地說。

「唔，笑話，笑話，你也好此道的，而且，批評是應該的，但這必須是善意的。你且只管說說你的意見吧，至少可以令我知道自己的缺點得到一個改善的地方。」他望着他那朋友說。

「好的，好的，山請你不要見怪才好！」我跟那個作者也有多少問答。他那朋友微笑說：

無名小卒，居然滿口「對不起」的細語人指導人起來，居然敢否定靈感。哼，簡直胡說八道，沒有靈感還會寫出東西來嗎？那篇

所謂我評文筆能發揮出麥金集編者的所
謂是什麼？」

「那篇文章所批評的也許是有不對的地方的，當然每一個人的意見是各不同的。比方看見一個少女，你說她生得如何溫柔，但我說她並不美麗。」老張要是答應我的話，那首詩被登出來了，也就說你是跟該編者認識的。

「文華書局編呢！」他那朋友好像有意無意的說着，話说到这里，劉判物理也一家有被驚動的可能，能耽擱一會兒，仍帶些氣憤的說：

「老伍，我供獻你一個意見好不好？就是你也來化名寫一篇批評文章，發表在那報紙上，說它寫得如何成功，來給那批評者一個反駁，不是很好嗎？」——有好些作家也是這樣呢！」他那朋友見他有點氣惱，便趕緊把話打住。

「唔，我也這麼想。」說着，他又彷彿給一隻黃蜂在屁股上猛地刺了一下似的，一溜烟地向他的房間去了。

了點頭。

鐵嶺晨歌及其他

蔣 壇

當黃昏到了盡頭

黎明的脚步踏自天邊

有一串急促的鈴聲

搖破無邊的霧網

于是

鐵嶺醒了

接着
未完成夜工的木匠

未終篇的詩人

終日為別人打算

瘦得像一根燈芯的厨夫

與乎
每間房子里都有他們的足跡的

送茶者

招牌掛在嘴上

貨色拿在手里的小版

與乎
腦里還餘留着綺麗的夢的少女

和愛子在晨光里做練習的

預備歌手與運動員

與乎
她常常同雞與猪在一起

洗好了碗盤

她拿上盤子和水桶

走進菜園去

當丈夫回來的時候

她更忙著擦身

給打一盆洗臉水

妹妹是沒有休息的

爲了丈夫

也爲了牲畜

就這樣活下去

她沒有痛苦

我也沒有感到她痛苦

有一天

在一封粉紅的信封里

鞋子破了

白紙片從青布的裂口

探出頭來

是頂于早起的
第一個摘蕃茹藤的村婦
住在鐵嶺和鐵嶺邊沿的人們
是頂于早起的
赤着脚
走向山坡上去

連那破爛而瓦解的村莊
連那半裸的田野
連那靜靜的武水
和停在武水邊沿的木船

太陽出來了
太陽照着潛藏的池沼
和明朗的松林
和被許多人踏着的公路
和半裸的田野和村莊
照着起伏的江流

鐵嶺在動

在太陽裏跳躍

他其及歌晨響鐵

紙上一滴黃豆大的血

您為我穿針線的

我的妹妹喫

您的眼睛

那麼沒有光采的

冷庫更給張上一隻紅色的網

妹妹從小就嫁了人

她燒飯

她洗衣服

她常常同雞與猪在一起

洗好了碗盤

她拿上盤子和水桶

走進菜園去

當丈夫回來的時候

她更忙著擦身

給打一盆洗臉水

妹妹是沒有休息的

爲了丈夫

也爲了牲畜

就這樣活下去

她沒有痛苦

我也沒有感到她痛苦

有一天

在一封粉紅的信封里

鞋子破了

白紙片從青布的裂口

探出頭來

是頂于早起的
第一個摘蕃茹藤的村婦
住在鐵嶺和鐵嶺邊沿的人們
是頂于早起的
赤着脚
走向山坡上去

書
李 草

綠衣者登門了
我興會地像幽遇愛人——
拆開錦紙皮封
讀來去年十二月出版的民族文化
娘燈檠是更驕傲地活在黑夜了
我揉着疲憊的眼睛
——連爭持五分鐘也不可能嗎？
——是過度的工作或是餓了？
我整放珍貴的新書
擦碎一片日頁
啊！明天就是六月六號了！

像獲得寶貝一樣
我讀着友人看過的殘書啊！

廿一年以後

美奧亨利著
鄭雙甲譯

這羣巡邏城裡的警察在街上嚴肅地走着。這類嚴肅是習慣的而不是給人看的，因為旁觀的人是很稀少。時間雖然是在晚上十點鐘左右，但陣陣寒冷的風還夾雜着雨意，那就差不多使街上行人絕跡了。

他一邊走着一邊試着各家的門，旋轉着他的警棍做出許多複雜而巧妙的動作，時常轉來轉去地用留心的眼光，四射這靜謐的街道。這個警察有著魁梧的身軀和帶著點高視闊步的神氣，成爲一個維持治安者最好的榜樣，這一帶是守着早眠早起的時刻的。也許不時地你能够看見烟店或通宵營業的餐館的燈光，但是屬於商業地帶的門戶大部分老早就關閉了。

走到了某排（註）房屋的中間，那警察突然地慢了他脚步，在把間隔着的五金鋪的門口，倚着一個人，口中含着一枝未曾燃上

的雪茄烟。當警察走上去他那處時，那人急遽地說：

「你沒有什麼，警官？」他用保證的口氣說。「我祇不過在這裡等候着一個朋友而已。這是廿年前講定的一個約會。你聽了有點兒詫異，是不？喚，我告訴你，假如你喜歡確實知道了我站在這裏沒什麼壞事。在差不多二十年前，這裏曾有過一間飯店的，就是現在這間舖子的地方——『碧力地飯店』。」

「直到五年前，」警察說，「牠就被拆掉了。」

站在門口的人擦着了一根火柴，燃上了他的雪茄煙。亮光下顯出了一個蒼白的牙牀四方的臉孔，一雙銳利的眼睛，右眉附近有着一小塊白瘡痕。他的領帶有着一個大金鎖鏈，鏈的很奇特。

「廿年的今夜，」那人說。「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人占美·威爾斯同在這裏的『碧力地』喫晚飯，他和我是在這裏紐約一起長大的，就像是兩兄弟一般。我是十八歲，占美是廿歲。翌晨我就要動身到『西部』去謀我的財運了。你不能够把占美仍拖出了紐約的，他以為這是世界上唯一的地方呢。於是，我們就在

那夜約定，從那天晚上十點鐘起，準於廿年後再在這裡相會，不論我們的境遇如何，或者要從多遠才跑到這裏。我們打算在廿年後，我們各人的命運已經註定了，錢財也一定得到手了，不問這些命運和錢財將會如何變化。」

「聽來很有趣呢，」警察說，「我覺得那次分手和現在的聚面相隔的時間是太久了罷？自從你離別了以後，有得着你朋友的消息沒有？」

「嘿，是的，我們好一個時候通着信呢。」那人回答說。「但是一兩年後我們互相不明踪跡了。你知道的，西部是一塊很可觀的六地域呢。我在那邊很勤勞地奔波。假如占美還活着，我知道他會來這裏和我相見的，因爲他時常都是世界上最真誠的最可靠的人呢。他斷不會忘記的。今夜我雖然走了千里路來這裏站着，若是我老朋友來，那是多麼值得的呢。」

他掏出了一隻華麗的錶，錶面鑲着一小粒一小粒的金銅鑽。

「還差三分鐘就十點鐘了。」他說，「我們在這裏飯店門口分手，也恰巧是十點鐘呢。」

「你在西部弄的好吧，是不？」警察問道。

「當然囉！我希望占美能够弄一半那麼好。他是一種勞苦的人，雖然，是個好人。我得着我的錢財是要和好些才智最敏捷的人相競爭的。一個人在紐約是循着規，蹈着矩，在西部可不能如此。他要善變的。」

警察旋轉他的警棍，走了一兩步。

「我走我的路了。希望你的朋友不誤而來相會。就等到那約定的時候爲止吧？」

「不！」那人回答。「我最少也要多給他半點鐘。假如占美仍活在世上，他會在那時候來到這裏的了。再會，警官！」

「晚安，先生！」警察說，巡視着他的巡邏，一邊走一邊試着

行脚曲

如 芥

鐵長虹般的隊伍，在多霧的季節裏，踏上悠長的路程，向荒漠的山城前進！

隊伍以急驟的步伐，越過高岡、曠野、平原、丘陵……以歡愉之歌，揚溢於山林郊野，國脊土墩……而同志們更以黃綠色的草鞋，狂歡地在那塵土上舞蹈呵！伴隨着隊伍的健康的笑聲，步伐越發響亮！

正午的時候，烟霧漸漸地消散了，山林闊敞，土壤曬暖……吐露着青葱而瑰麗的景色呵！

陽光從雲隙里擴闊來，晒在山邊曠野，田塍，海林……也晒在隊伍里。讓我們肩胛上的槍桿，霍閃着刺目的銀亮；讓我們臉上的體骨，平添一塊紫紅；讓我們的汗粒，從髮角上滴落，——沾潤着溫暖的土地呀！

土地呀！你是勞動者最好的朋友呀！你坦露着廣闊的胸膛，讓勞動者開掘創造呀！你結實了，你肥沃了，春天，你滋長着綠的幼苗呀！

春天呵！綠的土地，綠的曠野，綠的樹林呀！我們，綠的隊伍

呀！多歡喜地走呵，唱着綠之歌——從綠的國脊爬過來，又走落綠的曠野，又轉向綠的樹林。運動的隊伍呀！像一條大地上的爬虫！

爬虫爬！爬呀！爬過多季便是春天。春天來了。春天帶來了綠色，綠色帶來了人的躍跳，蟲的躍跳，鳥的躍跳，河的躍跳

……大地一切一切的躍跳呵！躍跳在綠的國脊呀！綠的國脊溫暖着人

們！……

呵！我們，綠的隊伍，在綠的地球上爬着呀！爬上去！爬上山

尖踏進綠的村莊！綠的村莊，我們底土地呵！

土地呀！你結實而肥沃的土地呀！你的村莊，市鎮，街坊……阿，我們的隊伍開來啦！

我們的隊伍開來了，村夫，市民，望着我們的笑，池塘邊的摘米婦也望着我們，笑！（笑得多麼健康呵！）鄉那逃難出來的貧苦的孩子們也拍掌望着我們歡笑！我們也笑了……

——聲浪的交流，抖動着街頭牆邊的燈火！——呵，我們才覺到現在是黃昏呢！

黃昏呀！——哦，你像個大地的報告者，你報告着陰森的夜將到來了！

（陰森的夜呵，你是多麼地恐怖呀！）

那些沒有看過軍隊的孩子們，不是拉緊他們的媽的衣角嗎？「媽！那來的兵？」——悸動的心靈呵，夜的擺佈者呀……

可是，他們的媽會向他們說：

——咱們中國的門士呀！

——咱們中國的門士呵，哦，他們懂得了：悸動是夜的擺佈者啊！於是，他們很夜了。（恐怖的夜呀！）然而，他們却愛那夜的明燈，如同愛糖果一樣！於是他們笑了，於是他們用笑的視線投向我們隊伍的強行！

隊伍掠過夜市，街邊的人們向我們注目！燈籠也向我們的注目，我們多麼愉快呵！

香港淺灘的江河！——江水——地——靜流——聲響——而江岸的柳樹，却垂頭地像在沈思什麼！

沈思什麼呀！唔，柳樹呀！不是春天嗎？春暖呀，春天多可愛囉，你看！我們的隊伍多飽贍呀；從這山越過那山，從這荒野越過那荒野；今夜趕來江邊，……我們走了多少路程呀！我們受了多少辛苦呀！我們從無休息過！從無沈思過，從無嘆息過！……明天，我們還要走着無盡長的旅途呀。唔，柳樹呀！你還沈思什麼呢？翻醒吧！黎明的時候，春鳥會來為你唱春曲哩！……好個春底大地，好個春底季節呀！

江岸拖着鋪的船埠，透出的光線，如同伸出溫熱的手來迎接我們！我們感到無上的愉快和欣悅，蹤踏在它的懷裏，溫貼着一天的旅程！……明天呀，我們還要走着無盡長的旅途呀！

無盡長的旅途呀！你穿過廣闊的原野。原野上，有着葱鬱的樹林，有着豐膝滿脰的綠草，也有着沁人香味的花叢呀！呵！原野呀！你真年青，年青得不可愛了！連那昆蟲們也熱戀你呀！你看，蝴蝶為你舞白裙了！鳴虫為你奏春曲了！還有空中的禽鳥為你誇了——誇着你的青春呀！誇着你的活力呀！……噢！——我們將用怎樣動作來表示愛你呢！……

——我們要用怎樣動作來表示愛你呀！我們要說：為你的青春，為你的活力，為你的生命……我們奮鬥爭！即使戰死了也歡喜的；因為我們是你的戀人呀！……

呵！讓我們唱一隻歌，——唱一隻安眠歌呀！安安靜靜地睡下來，明天，我們還要走着無盡長的旅途呀！……

一九四三年三月於永安

作家們不能管，方家入鑑
寫了文章最好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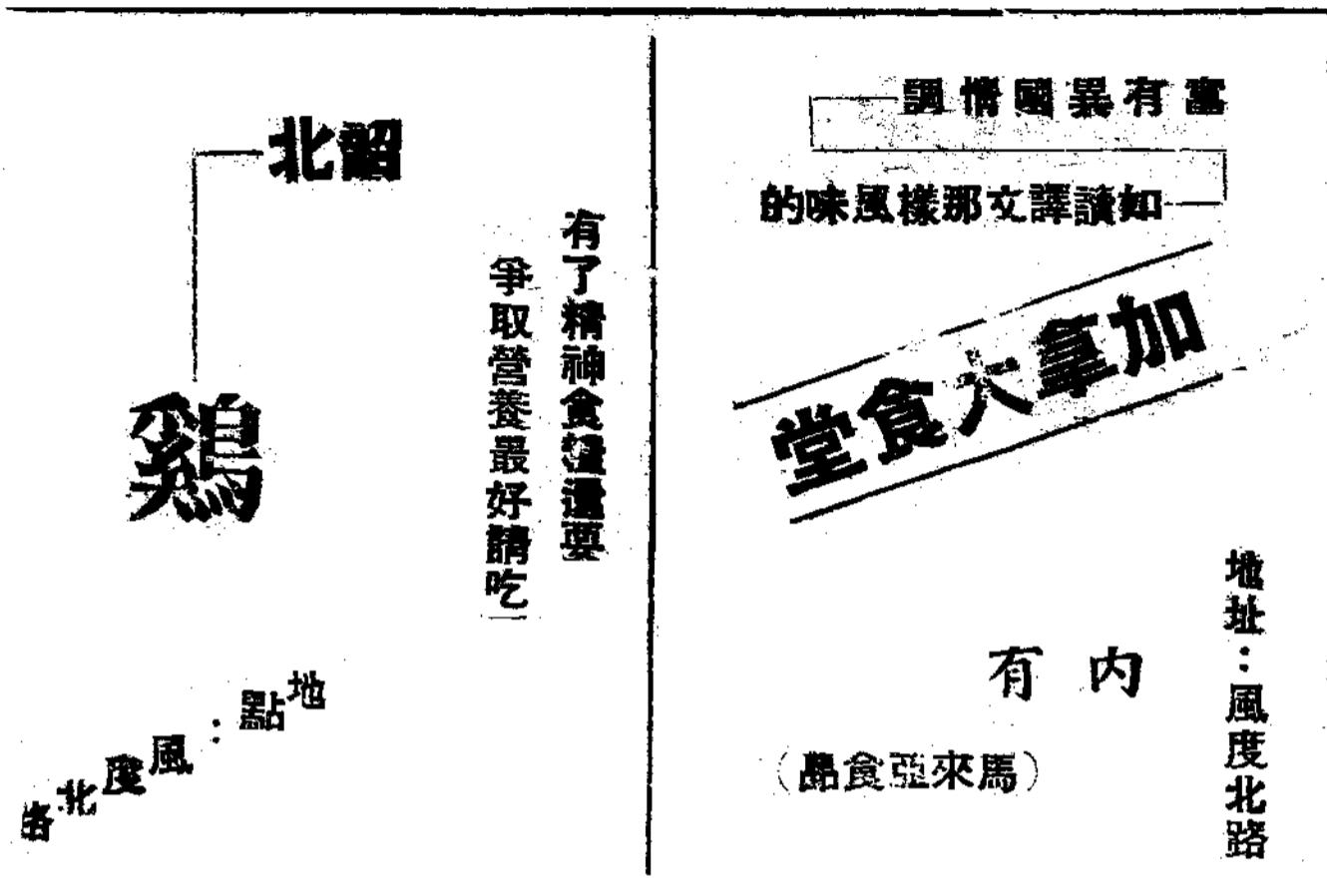
國民食堂
地址：風采路
美物平價
潔雅方地
席筵辦包
意滿證保

文苑食堂

地點：在富有詩

情畫意的東河塘

的心點美精樣那文品小有



創立理總

廣東省銀行

的務服務同省本替
關機融金一唯、

發匯票昭信厚雄本資久悠史歷
業等匯持、匯匯，款放有理辦，到

支收庫公理代

壞江曲——行總
省全設遍臺灣支分

行銀理代及處行有均外國與外省

每月匯幣陸拾元、外埠另加郵費

六折優待黨員團員

地址：韶關風度中路平治巷

中山日報

請閱消息確實的
內容豐富的

訂閱歡迎

南京圖書館藏